

尼  
山  
劫

鄭  
証  
因  
著

鄭證因著

尼  
山  
劫

上海廣藝書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七月出版

# 尼山劫

四集

實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鄭 澄 因  
發行人 張 琪

發行所 上海廣藝書局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2室  
電話九三六八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號 廣藝書局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 目次

- |        |    |
|--------|----|
| 一、雷火試威 | 一  |
| 二、暗救巧匠 | 九  |
| 三、傳東呼援 | 一六 |
| 四、妖婆失利 | 二四 |
| 五、齋裝香客 | 三二 |
| 六、捨身臥底 | 四〇 |
| 七、智鬥妖黨 | 四八 |
| 八、神毆惡東 | 五五 |
| 九、深宵祕議 | 六三 |
| 十、忍痛毆女 | 七〇 |



# 尼山劫

四集

鄭證因著

## 一 雷火試威

尼山劫第三集敘至川邊一班惡黨及凶淫狡惡巫婆柳雲娘，鄧五姑來山左興風作浪，江湖女藍小翠陷身惡黨之手，忍辱待時，因犯過受責，更被沙玉嬌引至一石洞外，令藍小翠一觀其中被火焚而死之磷磷白骨，藍小翠看到惡黨殘酷惡辣之可畏，魂飛神奪，木立在洞前。這時肩頭上被拍了一下，小翠才矍然驚醒，拍他的正是沙玉嬌，向小翠道：「妙月，你對這裏十分留戀，你是想常常的守在這裏了。」

小翠是滿臉淚痕，趕緊跪倒，抱住沙玉嬌的腿道：「嫂嫂，你要救我，你不能看着我也受到這樣慘刑，嫂嫂你應該知道，我隨嫂嫂到天妃洞來，我沒有絲毫私心，可是眼前的事我有嫌疑，這可怎麼辦，你救救我吧。」沙玉嬌這時把寶劍插在背後，妙雲尙站在一旁，沙玉嬌道：「這次的事，師弟你可真有重大嫌疑，但是我們却知道你實沒有一點別的情形，不過你疎忽誤事，造成這種大禍，可是過去你受到聖母的責罰，現在看你的命運，天妃洞外的情形，我們也不得知，這個惡徒能夠就擒，你就有了救，現在連妙雲師兄也得慈悲你，你早的到聖母洞外，跪在那裏請罪，到時候我們再竭力的替你哀求，你和外人實無勾結，我們也全要拿個人的性命來担保你，這樣你或可免遭慘戮，從此後你可越發要小心了。」小翠向沙玉嬌，妙雲連連叩頭，他們一同引領着小翠來到聖母的洞外，不敢往裏走，小翠得到沙玉

嬌的指教，恭恭敬敬的跪在洞門外，沙玉嬌妙雲全行走進去。

隔了極大的工夫，小翠跪得兩腿幾乎不能支持了，但是目覩那班木工身死之慘，只好咬着牙忍受着。此時身旁不斷有黑衣人出入，小翠也不敢看是誰了。又沉了一刻，裏面招呼：「妙月，還不進來。」小翠答應了聲，忙往起一站，那還站得住，撲通的摔倒，他兩腿已然跪傷，哀聲招呼道：「師兄們，多慈悲我吧。」這正是妙雲妙露兩人在洞邊招呼他，知道他跪的時候過久，遂把他架了進來，走進洞中，小翠的兩腿全了，到了洞內，離着這個天妃聖母柳雲娘石床前還有五六尺遠，妙雲妙露一鬆手，小翠已然又摔倒地上，軫勢的跪爬了半步，哭着向上叩頭，只求聖母來慈悲他，那沙玉嬌他已經站在床邊，此時他却先行喝叱道：「不許哭，好好的聽聖母的教訓。」

這個天妃聖母柳雲娘，向下說道：「妙月，你這次所犯的罪，是罪在不赦，我這天妃洞竟有這種事發生，關係我一心道的成敗，但是我對於壇下一班弟子，看得清，查得明，也是你這孽障，命不該絕，得到各方的報告，可是事情完全出在你疎忽誤事，若能早早發覺，何致於有今日的事，不過這個惡徒，他也沒逃出神靈監視之下，落個墜洞而死，他們敢在我天妃洞妄生惡念，自趨滅亡，你師兄等一再求情，我更看到你一片真誠，這次的事，你應知警戒，現在你應該領受責罰，這是過分的慈悲你了，你還有什麼說的麼？」

小翠此時如同釜底之魚，只求自己能活下去，不願就這麼葬身魔窟，死作地底冤魂，所以只作宛轉哀求，一片乞憐的神色，自己更承認是作錯了事，不該疎忽大意，辜負了聖母愛他的心，師兄們提救之意，小翠是絲毫不再辯別。這樣這個柳雲娘對他倒真個起了憐惜之心

，遂令沙玉嬌取過戒尺來，當面責打他四十戒尺，這四十戒尺，可也夠小翠受的了，沙玉嬌手底下是毫不留情，把小翠的兩掌心，全打得腫起多高來。

被責打過之後，聖母把面色一沉，向小翠道：「妙月，我可是兩次慈悲你，可不准你有三次了，打的你可對麼？」小翠連忙答道：「應該責罰，這是慈悲我，寬恕我了。」聖母說道：「妙月，你能這樣明白，我照樣的喜歡你，妙曇，把他帶去看看那一班受德罰的人，他也知道我是怎樣恩典他了，我也說不出是甚麼道理，不知不覺對妙月就有寬厚之意，下去。」沙玉嬌把小翠架起來，出了洞門，仍然不回轉他們住的地方，沙玉嬌却帶着小翠走向前面一個石洞，只叫他在門邊看一看，小翠往裏一張望，越發的心驚胆戰，這裏邊一共五個人，有男有女，全躺在五個板鋪上，有的被打得順着木板還在滴血，有的竟被斬斷一隻手，尚在宛轉呻吟着，挨個所受的刑罰，比自己重着十倍，只是沒死而已，小翠趕忙向沙玉嬌道：「師兄，我知道了，你叫我回去吧。」沙玉嬌才把他帶着回轉石洞，可是跟着這個天妃聖母柳雲娘竟打發妙露前來賜給小翠的治傷藥，這種恩威並用，也就是小翠懷着鐵一般的一顆心不會變，換在稍軟弱一點的女子，也就死心塌地的，作了他們的死黨了，越是這樣越加增了小翠厭惡之心，可是越加警戒自己，不叫他們看出一些破綻，自己把兩手傷養好之後，真是每天小心翼翼，奉命唯謹，這樣小翠在這天妃洞中，倒成了他們心腹人了。

但是這裏面萬惡已極，從外貌上看來，全是一片修道人的舉動，可是凶淫殘忍，豈不是你想像中所有的事，什麼悖情悖理的事全有，小翠只有同流合污，任憑他們擺佈，這樣可經過很多的日子，那個沙婆子他是不常到天妃洞了，可是小翠也會私下屢次的向沙玉嬌說過，

聽說我們天妃宮工程浩大，爲各省少有的大森林，我們有這種福氣能夠也看看麼？沙玉嬌道：「你不要忙，我們全是聖母身邊的人，到了時候，自會叫我們去瞻仰，可是不准請求。」小翠說過兩次之後，也不敢再提，這天妃洞中一切的道路，小翠倒是全走遍了，只是已經看過的出事地方，那分明是通着天妃宮內一個門戶，可是這條夾道就再沒有機會能去了，自己想着這種地方就是能到，個人也不想脫身，我走出去有什麼用，誰來助我掃蕩羣魔，我一個入有多大力量，不過送命而已，就這樣小翠在裏面呆的時日很久，他所能見到的只有十幾個人，現在掌天妃宮的鄧五姑和沙婆子，另外還有一個道婆，可是小翠默查這一帶的情形，分明是還有許多人，自己就沒法知道了。

深陷在這種萬惡的天妃洞中，這種常久的不見天日，如何得了，雖是這樣，小翠還得把心鎮定下去，決不敢帶出一點不安的神色，自己知道，個人要想復仇除惡，只有買他們的歡心，能夠十分信任自己，才能找到機會，並且這個逃走的本匠，據他們說，雖則被追到天妃宮外，此人已經被逼得投澗而死，這種事究竟是他們片面之談，不足爲據，此人冒奇險，身入魔窟，他簡直是破出這條命去，此人有多大的胆量，有多麼大的智謀，才敢這麼作，已經脫身虎穴龍潭，他還會死在山澗中麼？發生了這種事，小翠尤其起了一種幻想，他認爲只要叫自己活下去，想這班惡魔們，這麼逞凶作惡，聲勢一天比一天大，不會沒有人注意他，這種邪術騙財，害人的罪惡組織，不會長久了，終有揭露之時，自己能忍辱偷生，保全這條命，總會有機會來覆滅這班惡魔，小翠以這種百折不回的志願，他更不再顧慮到其他的事，任憑受到怎樣的侮辱，全甘心忍受。

果然他在天妃洞中，情形一天比一天好了，連聖母身邊也不斷的叫他去，天妃洞內更有許多不能到的地方，他也奉命差派，給他事情作，小翠仍然抱定了自己處處謹慎，處處小心，暗中監視他的，已經疑心盡數，小翠已經覺查出有這種情形了，又過了許多日子，忽然天妃聖母那裏，一連三次召集全洞人的執役弟子，來嚴厲的訓示，這幾次的召見，小翠已經成了天妃聖母身邊重要的人，所以一切事全能知道了，天妃洞中平時所見的這一班女弟子，自己全認識。但是另外一班男人，始終是沒會過面，在第三次召見時，竟發現了十一個江湖人物，內中可有聶小峯，吳玉川，盧五，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們。

這吳玉川在被聖母召到洞中時，他不住的眼角望着小翠，帶出留戀的神色，可是分明他絲毫不敢放肆，不敢過分的看小翠，好在小翠嫁給他，就是被威脅，逼迫，對於他本就没有夫婦之情，所以小翠對他絲毫沒有留戀之色，這次聖母召集之下，對於全洞中男女弟子，重行分配一番，所有這十一個江湖道，被派出去七名，全是趕奔兗州府城，叫他們在兗州府一帶變裝易服，隨時的偵查府衙動靜，更叫他們竭力的注意到兩個人，一個是兗州府知府的親信幕僚陳子佩，此人是紹興人，是個老作幕的，另外一個就是新補的兗州府八班捕頭韓振彪，這兩人必須嚴厲監視他們舉動，隨時報告回來。

因為他們有重大嫌疑，至於天妃宮中却委派聶小峯，吳玉川，盧五，還有一名叫石金生的，他四人要負責天妃宮，凡是發現對我佛門善地有妄生惡念的情形，立時要叫他遭到慘報，這天妃洞更有兩個江湖上極厲害的人物，他們是守護洞門，這班人領命之後，立刻離開天妃洞，天妃聖母更叫小翠和沙玉嬌兩人分班監視天妃洞附近八個洞口，他兩人分班巡查，一

時不得疎忽，現在除了奉命召見的人，不論任何人在這一帶擅自行動，立刻處置，聖母這時更發下兩枚鐵錢，交給沙玉嬌，小翠，這是一心道最重要的鐵錢，天妃洞只有憑這個東西能夠出入，從此時起，無論任何人在洞中遇到一處，也得現出鐵錢為證，沒有鐵錢的，不管他是誰，只管立時斬殺。

小翠沙玉嬌領受訓示之後，一同退出來，沙玉嬌趕緊把小翠帶回自己歇息的石洞中，告訴小翠，用一條極結實的絨繩，把這鐵錢拴上，掛在腰間，這種東西關係個人性命，可要十分謹慎，小翠向沙玉嬌道：「師兄，聖母的訓示怎的這麼嚴厲，我們的力量這麼大，難道還有惡人敢對聖母有不利之心麼？他可是自取滅亡？師兄，兗州府不一樣也是一心道壇下弟子麼？」

沙玉嬌道：「人心難測，這件事我知道的還不清楚，咱們天妃宮，屢次的發現，有人暗中窺視，形跡十分可疑，並且得到了兗州府的報告，那個知府頗有些變心，他受到手下惡人的慫恿，大約他對我們天妃宮有什麼舉動了，但是他真有這種情形，終遭顯戮，這些事用不着我們管，現在聖母已經給我們極大的權力，好在只要處處小心謹慎些，我們自己不疎忽，不懶惰，不會受到責罰，這八個洞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防備的，只有後面那個石洞中還收着一個我們一心道道外的人，這個人你大約看見過吧？」

小翠道：「那個洞門我倒走過多次了，另有守洞門的弟子，我又沒奉命遣派，沒敢隨便張望，恐怕犯了規矩，裏面大約是個製造花燈的匠人，他一定是給天妃宮內當差了？」沙玉嬌道：「這個人很巧，他是東昌府很出名的作花炮的巧匠，這個老頭子叫劉春，聖母對於

他很慈悲，只不過不能叫他出去，在洞中効力，他手藝可是十分巧妙，你想得出，他就能作得出，現在全洞中，只有這麼一個不是我們的人，雖則另有人監視保護他，我們現在領到總盤查的命令，對於這件事我們也要隨時注意，不要出了一點毛病，免得我們受到責罰，那就太冤枉了。師弟，你近來的情形很好，在洞中這樣忠實當差，我們將來全要得到好處的，我們從此時就該分班巡查各洞了。」從此時起，這姑嫂二人換着班出去，反正洞道中常川的有他們姑嫂兩人換着班的歇息，也十分清閑，現在沙玉嬌小翠無形中在這天妃洞中已經有些權柄了，他們盤查各處，只要遇到本洞中當差的弟子，對他兩人全是極恭敬的行着禮，呈驗鐵

小翠把這一段的道路走熟了，心中可注意到第四個石洞那個作花炮的人，自己不明白天妃洞中常川的留這麼一個人有什麼用，他們這種手段也太惡辣了，用着誰，誰就算是葬身在這裏面，休想有再見天日之時，過了兩三天，小翠已然看明這第四洞中作花炮的人，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了，雖則在洞中呆的時候久，面色有些慘白了，可是他很結實，在洞內除去不叫他出去，隨時有人監視他，可是對於他的供奉十分優厚，決沒有受到虐待的情形，小翠也看不到他有什麼重要的工作，他一個人住在那個石洞中，有時看到他好像用工作來消遣似的，不慌不忙的作兩個很精緻的花燈，有時候他面前放着一堆火藥，自己配合試驗，小翠因為這裏單有一個人把守監視他，自己是可以隨時查看了，可也不能夠隨便的向這個花炮匠去問話。

這天小翠正盤查到第四洞附近，忽然聖母那裏派他身邊的弟子妙露到來，向小翠打過招

呼，告訴小翠道：「妙月師弟，現在奉聖母諭，叫守在洞門口的兩個弟子預備一下，叫花炮匠把所作出的雷火試驗一下，叫你也隨同監視。」小翠答應着，妙露已經向前面走去，不大工夫轉回來，小翠守在那裏，妙露到來，叫那個監視花炮匠的女弟子把這個石洞的木門鐵鎖落下來，妙露向這個花炮匠劉春說道：「叫你所作的雷火，可製好了麼？現在奉聖母命叫你試驗一下，只要作得好，聖母有賞賜。」這個老頭子點頭答應道：「早預備好了，這裏可不能試驗，地方太小，人也受不住，火力比較以前可大得多。」妙露道：「這些事，不用你管，隨着我來。」這個花炮匠劉春，把他木案子上作成的幾件東西，完全放在一個大布兜子內，跨在肩頭，妙露和小翠把劍撤下來，帶着這個劉春走出來，靠這內八洞一帶，雖則是一樣的到處黑瞎，可是因為每個洞門內全有燈光，還可以略辨眼前的情形，從第四洞轉過來，妙露和小翠前後監視住劉春，小翠在前邊，叫劉春握着自己的劍尖隨着走，妙露是緊用寶劍逼住他，走過這段很長的夾道，小翠這一帶已經經過幾次，但是不常來，可是現在覺查出黑影中已經沒有潛伏監視的人了，過了這段黑長的箭道，已經又到了那次出事的地方。

唯有這一段地方，比較着寬大，前面已經說過，通着那個神龜的總門戶後，是一座高大的台塔，這裏在那個牢牢關閉的木門左右，站着兩個黑衣人，也在各持利刃的把守着，這一帶附近石牆上，却燃起兩處火光，雖則不甚亮，可是附近一帶的形勢，全能辨別出，此時妙露却向左邊一個高大的木梯指了指，向劉春道：「你到上面去試驗，這種地方足可以成了吧？」這個老花炮匠劉春仔細看了看道：「可以將就試一試，不過還是矮一些，落下來之火，因為離着地不夠尺寸，不能完全消滅淨了，這可不能怨我手藝不好，我可說在頭裏。」妙



露道：「這些事，你不用管，你作得好壞，我們自然看得出，不是你口頭掩飾所能辨別，你要當心些。」

## 一一 暗救巧匠

這個老花炮匠不敢再答話了，他順着這個木梯爬了上去，到了這個木梯的盡頭，這個地方可跟前面那個平台一邊高了，離着下面地有丈餘，他從布兜中取出一件東西，向下面招呼道：「師傅們離遠些。」他把手中東西，用力一拍，抖手向這石洞的頂子上拋去，上面跟着「轟」一聲暴響，這種東西炸開，在一片赤紅的火光中，一個疾雷的聲音響起，震得石洞裏面全發出迴響，可是這種東西作得真是巧妙異常，炸開以後，火光冒過，只有洞頂子一帶有一片煙氣，下面是任什麼沒有，這個劉春站在上面向下招呼道：「師傅們，這個疾雷的聲音怎麼樣？」妙露答道：「很好，你再試一聲，然後再向下打那雷火。」此時這個劉春又從布兜子中取出一個圓球，照樣的一拍之後，向上拋去，第二聲是照樣，聲音也是那麼厲害，這一聲震過之後，忽然聽得迎面那個暗門外叮噠連響，是雲板疾敲的聲音，上面守着的兩人，已經全轉身，把兵刃對着那個暗門。

可是外面的聲音很緊，此時守門的兩人，却向下面招呼：「妙露師弟，你們監視住。」他們伸手把這個暗門拉動，向裏轉來，此時從外面走進一人，却是個道姑裝束，他進得暗門之後，竟向那兩個守門的低聲說了兩句，小翠聽得上面一人似在說着：「現在奉命試驗神雷，並且急於用，怎能帶你進去。」來人跟着又向他們低聲說了兩句，守門的一個跟着一飄身

已經下來，到了妙露身邊，他低聲說了兩句，小翠此時偷看着妙露的臉上神色，頗爲驚慌，遂說道：「那麼你就把他帶進去。」妙露跟着把自己身上的鐵鉢解下來，交給這個守洞門的，他跟着向上面平台上一點頭，立刻所來的這個道姑竟是一縱身，從上面竄了下來，向妙露和小翠合十行了禮，立刻跟着這個守門的往裏走去。

此時妙露剛要吩咐劉春試驗第三次的雷火，就在這時暗門外又是一陣緊急的雲板連敲，跟着這個木門二次一開，所進來的却是沙婆子了，他進來之後，望了望這裏，不住的皺着眉頭，口中說着：「怎的這般巧。」他向守在暗門邊的這人說了兩句，他竟飄身縱下來，小翠趕忙向他俯身行禮，妙露此時十分着急，沙婆子也似乎很慌張，小翠向他行禮，只一揮手，他却到了妙露身邊，低聲說道：「事情很緊，我得立時朝見聖母請示，我們担不起。」妙露道：「聖母已然有嚴厲的吩咐，不准隨便入洞。」沙婆子道：「我有鐵鉢。」他一擦衣襟，把鐵鉢現出來，妙露搖搖頭道：「老婆婆，你有這個也不成，必須有人引領。」沙婆子道：「事情可就攔不得，我得立刻報告，現在東昌府已經有人失陷了，齊雲，王阿七，在府城中被人撈進去，崔四在路上失蹤，今夜更到了不少的人，事情太重大，我們不請示一下，不敢動手，沒有什麼耽擱，並且也不容遲緩，你帶我進去。」妙露道：「我們奉命試驗神雷，這就要回去了，那麼只好叫守門的魯老師領你進去了，老婆婆你快些出來。」妙露說着向小翠一揮手道：「上面去，把魯老師替下來。」小翠答應着，一聳身竄上了平台，向那守門的一揮手，這個人跟着竄下平台，沙婆子道：「趕緊隨我走，別誤事了。」沙婆子和這個守門的，匆匆走入前面那個箭道。

此時上面這個劉春，竟是從布霧中取出一個較大的圓球來，他招呼着道：「師傅，你看雷火下去了。」他跟着用手向這個圓球上一拍，往外一抖手，嘎啞……一聲震耳的疾雷，一片烈火，直向下面打下來，那個妙露因為站得近些，竟是趕緊的往後面退了一下，這團烈火打下來，一直的掃向地面，一片烟霧，小翠已經看不到妙露停身的地方，這團雷火從上面下來，越往下落越開展，就在這一霎那間，小翠忽然見那個劉春，已經撲向平台，因為他在木梯上，和這平台是一邊高，相隔着不過四五尺遠，這個人竟是猛的縱身撲上來，上面雖有烟霧，但是依然辨別得出，這個劉春竟是低着頭，猛向這暗門撲過來。

這一來，把小翠可吓着了，一把抓住，舉起劍來向他砍時，驀然心中一動，這個平台不過是數尺高下，小翠在這時靈機一動，突然口中喊了聲：「壞了。」小翠是硬拖着這個花炮匠，從平台上翻下來，和他一同落在下面，可是把他摔在地上，那個妙露此時竟也穿着一片輕煙縱過來，喝叱着：「怎麼？」這就是仗着這一帶石壁上的燈火光焰暗淡，這片雷火打下來，片張太大，聲勢驚人，趕到妙露縱身過來，小翠却喘吁吁道：「師兄，他摔下來了，師兄，快看看摔死沒摔死？可把我吓着了。」妙露喝叱道：「死活不用你管，看守洞門，裏邊的人沒到，任何人不准進來了。」小翠答應了聲：「是。」趕緊翻上平台，自己的心騰騰跳個不住，暗叫自己真是廢難當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個老東西好糊塗了，看他的情形，分明是身上一點功夫沒有，他竟這麼找死，自己還在担着心，恐怕露出破綻來，這個劉春，他也被摔了一下，不住的哼着，自言自語道：「命該如此，我非死在這不可，完了。」妙露却是絲毫沒起疑心，他反湊到近前，向這劉春道：「劉春，你摔壞了那兒？不要緊，摔傷了

我們能給你治，你是有年歲的人，登在這麼高的地方，本來是太險了，你那兒受了傷？告訴我。」

這個劉春此時他已經急得幾乎暈過去，但是聽到妙露向他說的話，一片安慰，怎麼上面把自己擋住的那個道姑，他既沒拿劍砍我，還把我帶下平台，雖則被摔了一下，左半邊身子胳膊腿，全是疼痛異常，不過自己想逃走，竟被掩飾過去，這個劉春他也是破出這條老命不想活了，此時的情形，分明是還叫他活下去，螻蟻尚且貪生，自己也不願意死在這種萬惡的地方，知道上面那個道姑，無形中是救了自己，趕忙的說道：「師傅們，你們真是佛心人，其實我腿腳還夠俐落的，這一團雷火我也沒試驗過，力量太大了，震得我一擡身，栽了下來，還算神佛保佑，是順着梯子滾下來的，硬從上面摔下來，早把我摔爛了。」

此時裏面一陣脚步聲，沙婆子和先前進來那個道姑以及兩個守門的全退出來，並且裏面妙雲也跟出來，把沙婆子和那個道姑送出去之後，妙雲向妙露說道：「聖母已經問下來，這老花炮匠所作的東西，試驗如何，東西可得趕緊預備，這就要用了。」妙露道：「大致還不差，可以用，只是他從上面摔下來。」說話間妙露把這個劉春架起來，好在他傷痕還不太重，左腿斷了一點，妙露和妙月架着他，小翠也退下來跟隨着，把這個劉春送回第四洞內，妙露向他囑咐道：「回頭給你送些藥來，把摔傷處紮裹一下，雷火作的倒還可用，不過還有些硝烟氣味，裏面香料合得少些，你再多加上些就好了，不叫他嗅出一點火藥的氣味來才好哩。」那個劉春點頭答應着，坐在他床鋪那裏歇息，妙露小翠全回轉內洞。

跟着聖母那裏傳下話來，叫小翠和沙玉嬌隨時督促劉春，叫他趕緊把所用的東西作好，

一共要作出兩份來，只要他不誤事，好好的工作，不要難爲他，或者他遲延誤事，立時把他斬殺，更交給小翠一份治傷的藥，告訴小翠這種人對他要恩威並用，叫他遵照着聖母的命令，把我們所作的東西，要早早的預備好。妙露更悄悄囑咐小翠：「事情可很嚴重，原派守洞的人不成，他是一個極拙笨的東西，現在所用的雷火，用在一個極重要的地方，倘若他作的不得法，使用時露出痕跡來，關係着我們一心道的全局，你是聖母的心愛的弟子，你要用盡了方法，騙得那個劉春給我們効力，明白這個意思麼？因爲這種東西不是我們洞中使用，關係着很重。不把這個劉春擺治好了，已經出手的東西，如若發生出錯誤來，就是把他碎尸萬斷也沒有用了。兗州府的事情，就是我們成敗的關頭了，你明白這個意思麼？妙曇雖是你機警，可是性情急些，只有你性情柔和，把這個劉春擺治好了，因爲他已經効力多日，這種東西作着很麻煩，我們用這種東西，得等天時的變化，那一天對了機會，可就得使用，你要好好去作。」小翠答應着，立刻遵着妙露所吩咐的話去照辦。

但是小翠對於這個花炮匠劉春，可不敢冒然有什麼舉動，因爲這種事太危險，所以雖則奉命去監工，自己只從旁看着他作這些東西，倒是真按着妙露所指點的對於劉春是恩威並用，不過此外什麼閑話也不敢多說一句，自己是在沒有十分把握下，決不願給自己先找殺身之禍，可是隔了兩三天的工夫，劉春把這份應用東西，已經完全作好，不過對於這些東西，不用時，決不取走，仍然放在他這間石洞中，這也是他們狡詐的地方，這些危險物完全守在劉春的身邊，倘若有個危險發生，也只能把他一人置之死地，把這一間石洞毀了。在這時天妃宮已經連續出事，可是他們應付的很快，手段也厲害，竟是在隔了沒有幾天，小翠已然聽到

沙玉嬌悄悄告訴他，兖州府被官家撈了去的人，一點口供沒追出來，這三個人全死在獄中，弄個死人口中沒招對，並且死得又那麼離奇，兖州府雖則手段也夠厲害的，叫他們也就無可如何。

這天忽然王太冲被捕進天妃洞內，小翠對於這個人到了天妃洞內十分注意，他心裏暗存一種希望，自己在這裏日子一多，對於這一班人的情形，知道的清楚了，這個天妃洞內，雖是有這麼多人，任憑誰和誰在一處操作，始終就沒有彼此閑談過，好像是極大官府的官員面前當差一樣，低聲下氣，說話全不敢放肆，彼此見面之下，不禁不由的全把面色嚴肅起來，只有沙玉嬌和自己是最近的人，又住在一處，還可以說幾句私話，但是沙玉嬌是一個惡辣狠毒的女人，小翠對於他始終是在防範着，可是明面上對他百般恭順，盡力的哄着他，王太冲被囚禁之後，小翠明面上是任什麼話不多問一句，可是沙玉嬌反倒告訴他，此人被捕關係重大，現在還沒查明他受何人主使而來，此人大約有一身極好的功夫，不過現在受傷很重，叫他逃，也不容易逃了，對他暗中監視他的一切，要時時注意他的神色。

小翠聽到沙玉嬌這個話，自己也看出這個王太冲是一個久歷江湖的風塵人物，這個人倘若能保全他活下去，個人就有出頭之日了，小翠懷着這種心念，越發的一切謹慎，現在天妃洞內，其餘的人，對於小翠全認為是聖母所喜愛的人，對他不再懷疑，不再嚴厲的監視，可是那個沙玉嬌他對於小翠身上，還是始終注意着，這是他個人有虧心的事，小翠知道這個王太冲倘若不設法提醒他，非死在他們慘刑之下不可，他們過去對付一班人，那有絲毫惻隱之心，他在沙玉嬌口中略得口風之下，知道是一定要逼這王太冲的供狀，他悄悄的用一塊東香

的紙，寫了幾個字，把身邊收藏沙婆子所送給他的藥，給了王太冲，王太冲這條命實在是多虧了這種意外的救星，小翠暗地示意，若不然他非死在天妃洞不可了，就是身軀健壯，有一身功夫，終是血肉之軀，那能禁得住他們慘無人道的手段。

小翠這種地方很難，在嚴刑逼迫王太冲時，小翠全仗着機警，手底下一點形跡不露，他還是首先下手，用那整束的香火來燒王太冲，就仗着早把王太冲背後的那一面地方佔了，他的香火雖是也燒在王太冲的背上，可是他臨到香火往肉上搭時，手底下一攏，香火立刻火焰銳減，濃烟散出，只把香煙薰在王太冲的脊背上，可是也不敢過分的顯露出來，不過他燒的地方，只是在皮膚上，在明面上顯着他比誰對付王太冲全嚴厲，沙玉嬌對於小翠十分放心的，把這個王太冲就算完全交付他監視，趕到王太冲寫了那篇供狀之後，他們一時間無法證明真假，尼山一帶屢次的有可疑的人出現，但是來人行蹤詭祕，他們就無法下手，這一來算是給王太冲留了活下去的時間，這個人他們不處置死，也爲的是再撈進一個人來，那時從口供中就能證明了王太冲所說的真假，並且尤其兗州府的事，也十分扎手了，下手辦的十分嚴厲，可是外面一點痕跡不露，並且他們所注意的人，多少天始終沒離開兗州府，看情形好像已經放手，但是他們手段過分惡辣，窮凶極惡。

兗州府被捕的三個人，本是天妃宮的羽黨是自己人，他們可決不往外救，這件事完全是沙婆子率領幾個得力的能手，他們竟在兗州府大獄中，把三個自己的黨羽處置死，殺人滅口，這種事情全是出乎情理之外，任憑你多麼能辦案的人，也感覺扎手了，所去的人更是行動上極其嚴祕，對於官府一方面，絲毫沒留下一點跡象，可是他們已經再接再厲遣派能手，把

兗州府就算把住了，隨時官家有一點可疑的舉動，全有人報告回來，小翠對於這種情形，他在天妃洞中全知道了，越發的驚心，守在這裏，真可以說是朝不保夕，不知那時死，現在自己也盼着有這麼個引線，是否能夠從他身上就把這羣萬惡不法的東西一網打盡，自己雖然死在這場事上，也值得了。自己盤算了好幾次，認為個人復仇，為地方除害，成敗在此一舉了，知道自己身為惡黨，這個王太冲是否能信得及自己，實無把握，可是確信他不會反害了個人，並且當年在江陵地方，更有和他一面之識，這也是和這老武師容易接近的地方。

小翠是暗等機會，在囚禁王太冲的石洞中，決不敢有一點意外的舉動，只有這個便溺的地方，是一個極好所在，並且知道沙玉嬌盤查了六七個時辰，已經很勞累的睡着，別的人走過來，此處也能看到他們，小翠這才把自己一身經過，檢着重要的事，以及天妃洞內的情形，所有的人，連這假稱天妃聖母的柳雲娘，以及自己所知道的一班人姓名，全說與老武師王太冲。

王太冲聽到小翠這一身悲慘的遭遇，王太冲是深信不疑，這才恍然大悟，莫怪這個天妃宮這麼厲害，他起情把川廣雲貴一帶，綠林中出名的人物，全網羅到這裏，有這麼大的組織，這麼多厲害人物，這一方那會不遭到塗炭。

### 三 傳東呼援

因為小翠述說自身經歷，耽擱的時候就不小了，小翠告訴王太冲道：「現在沒有殺害你的情形，你可要盡力的留神，這班人全很厲害，尤其是我那個萬惡的嫂嫂沙玉嬌，他叫妙曇



，在他面前你得十分注意，他專能查顏觀色，在你臉上的神色，他能辨別出你懷着什麼心意，你好好的盤算一下，我對你所說我一身遭遇，你就知道我對他們安着什麼心了，可是在天妃洞內，沒有十分把握嚴祕的打算，老師傅，你可休生妄念，我也學就了一身功夫，但是我自已知道，我沒有力量救你，我也沒有力量救我自己，不過現在你落在他們手中，固然是你的這條老命握在他們手掌中，隨時能叫你作洞裏冤魂，現在天賜這種機會，我能遇到你，你能遇到我，我是相信你了，但是你究竟對我不是肯信任？這是你的事，我們倘若能把力量合在一處，也必須仗着極有力量的外援，但是王老師，力量小了，那不過多送幾條命，你也仔細想想，我也仔細再盤算一下，你趕緊回洞，幸而這半晌沒有人到來，從此時我告訴你，在囚禁你的石洞外面黑暗處，時時有人，只要我在那裏監視，我必要叫你看見一些形跡，若是已換另一個人，我必然用劍尖或是劍柄在石壁上碰一下，你要緊自己留神，傷勢雖則不疼了，還要裝着點。」說到這，小翠不敢耽擱，趕緊把王太冲帶回洞內。

王太冲回到洞中，自己真個竭力留神了，總是想法子面向石壁輪着，因為聽到小翠所說的情形，王太冲不敢不加倍的仔細了，事情是好好的得計劃一下，一誤不能再誤，自己已然走錯了步，陷身魔窟，這條老命能活到現在，很徼倖了，但是個人一下手的打算是什麼，拖定了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志願，可是此時已然全看明了一切，他們的罪惡，在自己身上完全可以揭穿，只要能留得自己這條老命在，我能夠找機會逃出去，也就是這班惡黨覆滅之時，可是事情太危險，太棘手了，眼前想到這種魔窟中的一切人物，和他們防範的嚴厲，實沒有多大希望，王太冲想到個人的情形，對於逃出去的打算，真是一種妄想，決不可能，現在

外面唯一的救援，就是濟南府的天龍八掌楊松，可是究竟他不過師徒三人，力量也太弱，就讓他知道自己已經失蹤，他也只有疑心，並且現在的情形，這班妖黨們，已在下手搜索他師徒，連他們自身全在危險中，那是自己的救星，這種事可真是置身絕地，小翠已然明白告訴我，沒有法子救我逃出去，走不脫，反要立時死在他們手中。

此時王太冲得到小翠這麼個意外救星，可是越發的給王太冲加了罪孽，想不出方法來，能夠逃出惡魔之手，所以王太冲只短短兩天的工夫，他是吃不下，喝不下，臉上十分難看，在他本身如同坐在針毡上一樣，可是這一來倒好了，沙玉嬌跟那個妙露全來過兩次，看到這種情形，他們反倒安心，王太冲索性的對於起坐行動全很費事，腿也是始終裝着癱，在囚禁中，這種情形固然是好，這可真應了渡日如年，一連兩三天的工夫，小翠竟沒有機會和王太冲細談，王太冲這麼最後的盤算之下，却在小翠領着他出去走動，他冒險的向小翠要求，要和他說幾句話。

但是當時小翠還不允許，直等到大約又過了兩天的工夫，小翠此時已經在洞中能分出晝夜來，找到一個清靜的時候，把王太冲領出來，仍然在那個便溺的小石洞中，小翠仍然是在外面監視着這個黑暗的夾道，向王太冲道：「老師傅，你打算的究竟怎麼樣了？你可想出什麼辦法來？」王太冲道：「現在呼援求救沒有人能夠帶出信去，並且能救我們的人，行蹤隱秘，他和我所定的地方，現在是否已經移挪，也是毫無把握，你不能設法出天妃洞，這種信息無法傳出去，可是你所說的那個花炮匠劉春，他還活着麼？」小翠道：「現在還要用他，那會叫他死了。」王太冲道：「你會說過，他們預備極好的雷火，要往兗州府去使用，他們

用了沒用？」小翠道：「六七天的工夫沒動，好像兗州府的事滑滅下去，他們不會再對付他們了。」王太冲道：「我看你所說的不對，兗州府既然有人對天妃宮起了懷疑，並且曾經撈進他們三個人去，官家有這種人注意到他們，決不會放手，恐怕兗州府有極厲害的人物，是志謀深算的人，用欲擒姑縱的法子，先行放手，然後暗中調查他們的贓證，早晚必有舉動，這班妖黨們這麼厲害，他們也不會一點信息得不到，稍有風吹草動，他們必要再接再厲的下毒手，這個花炮匠劉春，可是我們覆滅這班妖黨的唯一機會，小翠，話不用多說，好在他脫逃的情形，已落在你眼中，你更無形中救了他老命，你要趕緊的設法把這個人收入掌握，把我們一線生機放在他手內。」小翠道：「王老師，你這是糊塗話，能放他逃出去，我難道就不能脫身麼，走不脫。」

王太冲道：「不是想放他走，我們要從他手中帶出信去，他是巧匠，他能想法子，我們寫出些呼援求救的字條，叫他把這種東西，完全存在雷火內，這班惡黨使用這種東西，他們是非殺人不可，對於這個劉春，他們已經信任他這種手藝的巧妙，只要他們是往兗州府下手，不管他對付任何人，他們是先行把人弄死，然後仗着這種雷火來掩蓋一切形跡，所去的人，必是在輕功提縱術上有極好的功夫，他們要絲毫不留形跡，雷火打出去後，他們必要立時脫身，我們求救的字條，多預備些，只要這種信息傳到當時出事地方的官家手內，我們就有逃得活命的指望了，不然是沒有辦法。」

小翠聽了王太冲這番話，忙說道：「你說的這種辦法，倒是很好，不過也危險太多，倘若敗露，我們也就死無葬身之地了。」王太冲道：「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死中求活。」小翠

道：「事情可是毫無把握，倘若這種東西他們立時取用，我們可就完了。」王太冲道：「我同是難中人，陷身惡魔之手，好歹的也要掙扎到最後一口氣，因為這種事，他們也不是很容易就能下手，得配合幾種事湊在一處，下手的地方、對付的人，最要緊的還有一個天時的變化，沒有大風雨不敢辦，不是夜間，不能下手，你想有這些情形，就可以給我們造成了機會，因為他們想動這個對頭時，天氣不給他使喚，一班惡魔們，只仗着手段和狡詐，他沒有呼風喚雨的能力，小翠，鼓起勇氣來，放手去作，不必遲疑，看看我們兩人是否還能走出地獄？你要早早的想法子給我找一支筆，一塊墨，用別的寫不成，並且這種東西還得多，我們不能白費了事，你把那劉春收服了，諒他還有較好的方法。」小翠想了想也只能這麼作，趕緊把王太冲帶回洞去。

但是事情不像想的那麼容易，很難下手，還仗着小翠在天妃洞內，地位已經提高，他除去換班監視王太冲之後，還不時的盤查着內八洞，小翠在這時也是有方法就得想了，因為他只能盤查，不能夠盡是在劉春那個石洞停留，並且他沒奉到命令，天妃洞內的事，是不許多管，可是內八洞除了兩處往前面去的出口地方有人監視，常川的換班守衛，這裏面除了天妃聖母柳雲娘身邊兩個貼近的女弟子，其餘的人全是隨時差派，在洞中值役，監視那個花炮匠劉春的兩個女弟子，他們是分班去守衛，現在小翠已經知道他們的稱呼，一個叫妙霖，一個叫妙霧，這兩人也住在小翠和沙玉嬌旁邊一個小石洞中，他們平時起居飲食就在這裏，每班出去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的工夫，這種差事夠累的，接班的人不到，不准移動，這天妃洞內，一切供應不缺，可是飲食所需，全是從內八洞外送進來，至於作飲食究竟在什麼地

方，小翠不知道，這不是他能到的地方。

他們自己所住的小石洞中，全是放着一瓶煮開了的水，以便他們隨時飲用，不用到外邊去要，小翠一連兩三次找不到機會和這個劉春說話，遂把妙霖妙霧石洞中這個水瓶，他給換了生水，住在這種不見天日的地方，平時一切享受，全是很齊備，驟然聞這兩個女弟子一連喝了兩天冷水，竟是鬧起腹洩來，小翠是安心擺治他們，那個妙霖，尤其是腹洩得厲害，沙玉嬌皮氣極不好，在他盤查時，萬分的忍耐着，也不敢去麻煩他，小翠對於他們雖則也是守着洞中規矩，沒有話講，可是態度上對他們總是和緩的面色，小翠是安心找機會，那會等不上。

果然這次妙霖竟是向小翠懇求他去走動，叫小翠替他看守一時，小翠找到這個機會，容他走開之後，從這堅固木門的方孔上往裏看，這個老花炮匠劉春，他正在用竹篾子紮着一個奇巧的蓮花燈，小翠知道附近沒有人，出內八洞的洞口，相隔着好幾丈遠，遂向這個劉春低聲招呼道：「劉春，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不能拉來世債，欠我的該還我了。」這個老花炮匠劉春，私擄劫到這裏，受到許多次嚴刑，把他威脅住，叫他所作的東西，只要他不盡心盡力的想法子，他們試驗出來，立刻就是場禍，他們有時叫他作出來的東西，也許真個的帶走了，到外面去裝神弄鬼，作惡害人，有時候却帶到別處去試驗，劉春是否真心實意的効力，這樣真真假假把這個劉春擺治得對於他們的話真是唯命是從，自己爲得先少受些苦惱。

他在東昌府，是一個有名花炮匠，家中很積蓄了些田產，自己開着花砲作房，一家六七口，連小孫兒全有了，他決不會再到別處去賣這份手藝，在一個黑夜間竟被人擄劫走，到的

什麼地方全不知道，自己總盼着別作了外喪鬼，任憑吃多大苦，受多大罪，只要能夠叫自己一家團圓，好夕的連修老命死在家中，那知道被囚禁天妃洞內，那還有出去的希望，他也明白了這是一個萬惡的魔窟，他們完全要利用自己的手藝，在外面裝神弄鬼，借着神道作惡，可是劉春除了謹遵他們命令，要作什麼作什麼，並且只要他們想出來的法子，自己就得設法弄成，不然就得受刑，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好容易盼到了試驗雷火的機會，更發現了那個暗門，認爲那是一個出路，劉春他竟當時不計利害，正要從那裏闖出去，幸而遇到小翠，算是把他這條命留下，劉春自知絕望，但是一個有年歲的人，他依然想念着自己的一家人，除了像囚犯那麼監禁着，只要順着他們的心意，給他們作些奇巧的東西，還不致於要自己的老命。

劉春經過試雷火死裏逃生之下，算是死了心，他也是想着這種惡魔的地方，終歸有覆滅的時候，將來或許還能逃出去，這不過是自己一點妄想而已。此時突然聽得門邊有人向他嚷，他一抬頭，借着屋中的燈光，已經辨別出小翠的面貌，自己能活到現在，也就仗着他當時把自己救了，並且最近常常的看到這個道姑，從門孔中向裏張望，個人也知道這種地方，一句話說錯了就是禍，所以也始終不敢開口招呼。

此時那個劉春趕忙的把手中花燈架子放下，驚喜交集的湊到門邊，兩眼流下淚來道：「這位師傅，我給你叩頭了，你能放我出去麼，能夠救了我老頭子，我劉春死在九泉，也忘不了你的好處。」小翠忙的低聲喝道：「劉春，你只要明白就好，我恐怕你這個老頭子是個糊塗鬼，告訴你時間不能盡是耽擱，沒有工夫，我現在是向你討債，你肯還債麼？」劉春忙

的低聲答道：「願意還，可是我只有這條老命了。」小翠道：「你這條老命肯給我麼？」劉春道：「多活了幾天，全是師傅你賜的，這裏面居然還有知道可憐我的人，我死在你手中，倒也閉眼了。」小翠道：「機會難得，聽我告訴你，詳細的事，你也不用問，我也是難中人，一樣的逃不出去，現在要借著你的力量，給外邊帶出信去，倘若能夠把這件事作好了，不只於我們能逃得活命，劉春，你還積了大德，救了千萬人，現在還有一個人待救，要寫些字條，你能在他們使用的雷火中把他帶出去，還不要露馬脚，我告訴你他們使用的法子，你可以想辦法，他們是必須在鬧天氣的時候，並且必須夜晚，劉春生死關頭你可要想法子呀！」

這個劉春聽了小翠的話，自己兩手不住的抓著頭髮，在思索，這時輕微的脚步聲，已經離得不遠，小翠趕忙招呼：「退回去，還有機會和你說話。」這個劉春很着急，把嘴湊到木孔邊道：「方法有，可是現在他們拿走，可就來不及了。」小翠道：「毀了重作。」底下的話可不敢說了，那個妙霖已然回來，向小翠道謝，小翠只向他點點頭，趕緊走開，這個劉春他早已退回他那個床舖，依然去作他那手底下所綁紮的花燈架子，小翠他一連兩天這種生水兌熟水，把這兩個女弟子可害苦了，兩人挨著班的腹洩，小翠得能從容和這個花炮匠劉春說話了，並且悄悄的把紙筆，全給王太冲預備了。」

這個劉春插冷子告訴小翠，他已經把那個雷火球潑上水弄濕了，自己破出一頓皮肉受苦，叫那個監守的女弟子去報告，說是這件東西必須重製，求聖母慈悲他，並不是出於故意，因為所作出來的是預備臨時用的，沒想到放這麼些天，並且石洞中潮濕，這種東西沾了潮氣，恐怕減去威力，只求聖母破費些材料，他趕緊作好，決不誤事，並且上次所製出來的，還

帶些硝煙氣味，雖則從外面包紮一下，加了一層藥物，終不如原舊配合好的，用上時可以沒有絲毫痕跡，這件事報上去，這花炮匠劉春並沒受到責罰，只把他申叱一頓，催促他立時把這個雷火製好備用，只要誤了事，就把他火化了。

花炮匠劉春，此時是安心作手脚，他一味的恭順哀求，劉春悄悄的告訴小翠，他已經計劃好了，可以預備出十幾個蠶豆大的紙團，可是他進保這種東西打出去不致於發覺，並且一定可以被別人發現，任憑雨下得多大，水多深，毫無妨礙，十幾個紙團，他完全用一種藥製的黑紙，包成了幾個小球，這個雷火震動，響聲發出，火光散出去，也不過在火光中夾着幾個黑點，當時任他目力多好，也不會看出，只要使用雷火的人當時退走，這種東西，不管是官家，不管是紳商富戶，出事的人家發現這種東西，不會不仔細看，他是準保成功。

小翠聽了很高興，因為這種事決沒有玄虛，自己跑各碼頭時，很見過些奇巧的花炮，只要他打出的黑丸子不被烟火引着，那是一定會落到地上，王太冲早已把一張張的紙條寫好，完全摺疊起來，紙條原本就不大，每張紙條摺疊起來，也不過像一粒黃豆，雖說是當時辦這種事十分謹慎，十分嚴祕，但是也全提心吊胆，完全是生死關頭，劉春作這種東西，本來在他手裏是不費事，並且這是早已想出的方法，配合的藥物，經過屢次的試驗，只用兩天的工夫，已經順利完成。

#### 四 妖婆失利

這個雷火球，擺在劉春的石洞中，這種事決不是能逃得活命和有了活的希望，這個雷火



球，簡直如同劊子手的那把鋒利的鋼刀一般，時時的能夠加到這幾個人的項上，這種東西不用了，是前功盡棄，希望斷絕，並且倘若他們在洞中再試驗，那就爽快的早早一頭碰死，別等着被他們火化了，真個有信息取出去用，也如同綁在法場上等着挨那一刀一樣，身在籠潭虎穴，準知道外邊怎麼樣，這是毫無把握的事，可是小翠雖也是那麼提心吊胆，抽冷子得機會就警戒着花炮匠劉春，千萬別帶出神色來，變着法子哄他們找活幹，給他們製兩個奇巧的燈，來掩飾自己那種精神不屬，劉春也知道事太危險，自己更是一個粗人，所以謹遵着小翠的囑咐，把這件事放開不想他，個人出主意叫他們去報告聖母，他能作出各式各樣奇巧的焰火來，這樣他把精神竟貫注在這些事上。

幸而沙玉嬌是不常監視他，他是盤查，還免去了許多危險，這天可盼到了時候，連續着天妃宮那邊進來人報事，並且小翠更知道了和沙婆子一同在天妃宮一個裝龕，一個裝啞的也是江湖上一個出奇人物，天妃洞內，稱他爲狄阿婆，這個老婆婆他輕易不到天妃洞來，此次竟來拜見這位天妃聖母柳雲娘，他進來時，正趕上小翠在天妃聖母的洞中，趕到這個狄阿婆進來之後，天妃聖母竟是離開他那個禪床，迎接出好幾步來，對於他是很恭敬，妙露更首先的跪倒叩拜，也是行着大禮，小翠自然也隨着叩頭了。

那柳雲娘竟不敢再坐那個禪床，和這個狄阿婆對面落坐，可是却叫這幾個女弟子立刻退出洞去，小翠和妙露等一齊退出洞外，這個狄阿婆耽擱了很大的工夫，小翠等因爲是奉聖母呼喚而來，不敢離開，所以全肅然侍立在洞外等候着，果然天妃聖母柳雲娘喚道：「你們進來。」小翠等跟着走進洞中，柳雲娘吩咐小翠向劉春把那所製的雷火完全取來，小翠知道這

是到了自己最後命運了，答應着趕緊的到了第四個洞室，叫守門的把門開了，小翠向劉春道：「現在奉聖母諭，取你所作的雷火應用，劉春，你在洞中効力多時，此次的事很重要，聖母原是十分慈悲你，這次所製的東西可要完全應用不要誤事，你的死活可就全在這三個神雷一團烈火上了。」劉春把這布袋趕緊捧過來，交給小翠道：「請師傅們只管回覆聖母，我劉春還盼望着聖母慈悲我，叫我一家早早的團聚，我焉敢不盡心盡力的在聖母駕前効力，師傅只管放心。」把這個布兜子交給小翠，劉春更把頭微點了點，那情形是叫小翠放心，決無差錯，他是有把握的。

小翠把這個布兜子送到聖母的洞中，輕輕的放在茶几上，這個狄阿婆見小翠對他恭謹異常，他更仔細看了小翠的面貌，却向小翠道：「你就叫妙月？」小翠趕忙答了聲：「是。」狄阿婆又問：「你今年十幾歲了？」小翠道：「弟子十九歲。」狄阿婆一笑向柳雲娘道：「聖母，這孩子長得好體面，看着只像十五六歲的，他和那妙珠好像親姐妹。」柳雲娘答道：「這孩子也是與我有緣，我從一見他，就喜愛他，雖則犯了幾次過，但是他很能聽教訓，也是個可憐的孩子，無家無業，無投無奔，我能不爲他後半生打算麼？」狄阿婆又看了小翠一眼，却向柳雲娘道：「這次的事是雙管齊下，我得把妙珠妙慧帶出去走一走。」這位天妃聖母柳雲娘皺了皺眉道：「阿婆，帶他兩個去好麼，我始終沒叫他們離開天妃宮附近。」這狄阿婆却冷笑一聲道：「難道隨我老婆子出去，你還不放心麼，這幾個孩子們錯一步不敢走，他們敢生異心，立刻落個分身碎骨，這樣靈俐的孩子們，不會作那糊塗事。」

柳雲娘對於這個狄阿婆，頗有些敬畏，似乎對於他的話不能不聽，遂點點頭道：「事情

是任憑阿婆去處理，有老前輩擔當一切，我還有什麼不放心，不過這叫你太辛苦了。」狄阿婆立刻站起告辭，天妃聖母柳雲娘直送到洞門口才退回來，他仍坐在禪床那裏，對於小翠等指示了幾件應作的事，吩咐完之後，却單獨的向小翠說道：「妙月，你這真是福緣深厚，我從一看到你就喜愛你，道祖也對你慈悲，現在阿婆又這麼誇獎你，妙月，你要好好的當差，將來你自有極大的好處，隨我多少年的人，輕易得不到這位老婆婆的誇獎。」小翠趕忙向這位聖母拜謝，聖母擺手叫他們退出來，各自分頭去辦理各人的事，小翠乘隙的把那雷火球已然取出去用，告訴了王太冲。

王太冲此時決沒有絲毫高興，提心吊膽的懸念着這件事，不知結果如何，是否能像所推測的那麼順利，小翠也不敢隨便多說話，趕緊走開，這兩天真是渡日如年，外面不進來人，裏邊得不到信息，一連等了兩天的工夫，這天按時候判斷，是一個深夜間了，那個狄阿婆竟是回來，但是他進得洞來，臉上的神色十分難看，不像那天來的那麼和顏悅色，連這位聖母柳雲娘，全是十分注意着狄阿婆的面色。

只見這個狄阿婆身上的衣服還是濕淋淋的，他從天妃宮中來，竟會沒更換，這分明是外面下着雨，他從雨地裏趕回來，小翠也隨侍在聖母洞中，他看到這個狄阿婆的神色，幾乎把自己吓暈了，小翠認爲事情敗露，好在此時全站得很遠，並且妙露沙玉嬌妙雲全在旁邊一同站着，可全是注意着這位狄阿婆和聖母的神色，小翠的心，好像跳到嗓子眼兒。

幸而這時聖母柳雲娘首先問狄阿婆說道：「阿婆，你這趟辛苦了，怎麼，事情不順手麼，阿婆爲什麼這麼發怒？」狄阿婆道：「事情十分順手，天氣也趁心如願，但是因爲我多加

了些小心，因為我注意到一個人，恐怕他們露了行跡，叫他兩人先行分路退出，不在一道走，焉想到這個該死的小娼婦，他竟敢乘機潛逃，這不是把我老婆子氣死麼！」柳雲娘聽到這個話也是變顏變色，哦了一聲道：「那一個？」狄阿婆道：「就是那小娼婦妙珠。」柳雲娘道：「好萬惡的東西，他敢和我生異心，阿婆，怎的竟容他逃出手去？」狄阿婆嘆了一聲道：「此次的事，也就仗着人多，佈置的好，不然下手恐怕非失敗不可，處置了那個東西，不知他們是故意還是巧合，府衙中那個最厲害的人物竟是趕到，我們是雙管齊下，同時動手，我在府台的內宅，手脚作下來，弄得很好，已經警戒了那個賊官，和他那個太太，我只照顧着當時，恐怕我們的人退得不乾淨留了痕跡，我也萬沒想到，他竟有這麼大膽量，敢從我老婆子手中逃出去，他也不過是再活上三天兩日，我不把他追回來，我狄阿婆就枉在江湖上闖這一輩子了。」

柳雲娘皺着眉頭道：「這個東西，他敢這麼作，難道有人勾引他們麼？他不是不曉得我們的厲害，他不要再賣了我們？」狄阿婆此時一聲怪笑，他這種笑聲真怕人，聲若梟鳴，笑聲一斂，目露凶光，向柳雲娘道：「我還盼他這樣作，諒他還不敢，這個東西定然是遠走天涯，那兒遠往那兒逃，但是走到天邊我也得把他追回來，我已經派人緞下去，早晚自會把他抓來碎尸萬段，一刀一刀的割着他問他，他太藐視我了。」柳雲娘雖則也十分憤怒，但是他不敢過分的發抱怨話，並且對於兗州府的事聽說辦得很好，一點破綻沒露，略微的安心，跟着向狄阿婆道：「阿婆，他在妙清身邊是一個重要的人，在天妃宮更和當地的一班善男信女們不時的相見，突然失蹤，固然是有的話可說，可是我們從來對於天妃宮一切處置，決不向

外人說出一字，可是最怕是外面人起了猜疑，我們尤其是不能變更已往的情形，無故的向善男信女們告訴，這個女弟子已被派離山，這種情形不大好。」

小翠此時略微的安了心，他知道不是自己的事發作了。此時狄阿婆扭過頭看了看小翠，一點手道：「妙月，你過來。」小翠趕忙到了近前，俯身施禮，這要是狄阿婆一進洞就呼喚自己，個人的神色非敗露不可，此時把心神已穩定下去，可是依然不敢正眼的看這個老婆子，狄阿婆自言自語的道：「很像，很像。」遂向柳雲娘道：「叫妙月暫時代替妙珠，好在我們的人，不常和一班善男信女們說話，有妙清主持着他少和最熟的人接近，不容易被他們看出來；這兩人的面貌太像了，並且這種裝束尤其不易辨別，我看這樣免得我們自身這裏先露出馬腳來。」柳雲娘又說了句道：「叫他好麼？」狄阿婆把面色一沉道：「只有他年貌全和他一樣，不叫他去，叫誰去，聖母，你不要認爲我辦錯了，我不會一誤再誤，你知道這個阿婆的性情，從來不服人，不認頭，並不是我錯看了人，是他死期到了，催命符追得他這麼去作，四十餘年來，凡是在我面前敢和我爲難的，你數一數，有幾個能逃得活命的，還沒有吧？並且還有沙老婆婆照顧他，我看看我狄阿婆是否會辦一件大錯的事。」

柳雲娘對於他似乎說什麼就得答應什麼，不敢違背，忙的含笑說道：「我無論什麼事，對阿婆身上沒有懷疑，沒有不放心，誠如阿婆所說，妙珠是死催的，他等不得了，我們若沒有力量報應他，也太對不起自己了。阿婆，這件事還是先不要叫道祖知道，我們門下全是忠實的弟子，別因爲他毀了別人，我居心何忍。」狄阿婆冷笑一聲道：「只有你身上的事，能夠這麼怕狼怕虎，我不懂得這些個，好在是我栽跟斗的事，阿婆不會擺在臉上當作貼金，我

不出口說，誰敢道一字，就這樣吧，我要立時把他帶走。」

小翠此時聽得明白，又驚又喜，驚的是這個狄阿婆比沙婆子沙玉嬌這個冒充聖母的柳雲娘還厲害，聽他的口風，就是狠心辣手的人物，隨在他身邊危險更多，可是能叫自己入天妃宮，這是萬想不到的機會，任憑如何危險，也比較着這個魔窟中容易想辦法了，柳雲娘現在呼喚自己，小翠趕緊來到近前，雙膝跪倒，口中說道：「聖母，有什麼指示？弟子恭聽訓示。」這個天妃聖母柳雲娘道：「我前天所告訴你，你的福緣深厚，一點不差，阿婆是格外的慈悲你，提拔你，不過我尚不知是你的福，是你的禍，妙月，你在我洞中當差多時，明中暗中，攷查你多次，你 Very 能忠誠効力，我一心道是如何的情形，你大致也明白，不用我向你細說，完全是爲你們這一班忠心効力的人，成全你們後半生的福份，可是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這是我最重要的信條，現在把你帶到天妃宮中當差，妙清大師是你見過的人，全是熟人，妙月，你 Very 年輕很聰明，我和道祖以及阿婆雖非陸地神仙，但是掌握着生死貧富的大權，你只要好好的在我壇下効力，沒有多久，就叫你們只到一個地方，一生享用不盡，但是你敢稍生異心，那可是你自甘墮落，定然落個錯骨揚灰，死了連葬身之地全沒有，這種情形諒你能相信，妙月，我盼望你始終作我忠實的弟子，就是你自身之福了，別的話我也不多囑咐你，這裏你是能常來的，任什麼不用帶，隨阿婆去吧。」

小翠雖然知道他這是嚴厲的威脅，以他的力量看來，還是實情，不過自己這個人恐怕也不是他所能料到的人物了，自己趕緊叩頭說道：「謝聖母的教訓，弟子也不用再表白心跡，只有一步一步的往前作，聖母和阿婆定能多慈悲我，這是我敢自信的。」叩頭站起，更向這

個狄阿婆磕頭謝他提拔之恩，狄阿婆點頭答禮，說道：「好個聰明的孩子，你真能講話，你的話說的不多，却能夠把你一片赤誠擺在我們面前，很好，我是不喜歡說話的，花言巧語，沒有好東西，現在我告訴你，我和沙老婆婆，一個是天靈，一個是地靈，他是耳靈，我在天妃宮是不開口，只有可以開口時，才許你們向我請示，這種情形你明白麼？需要牢牢記住，不要弄錯了。」這件事，小翠是早知道了，忙的答應着：「阿婆放心，不會弄錯。」狄阿婆點點頭，向小翠道：「那麼咱們這就走吧。」

小翠心裏很着急，雖然是他們已經說過，天妃洞這裏還一樣叫自己進來，但是也得有命令，此時自己這一走，可憐那老武師王太冲，他不要活活急死麼？自己趕緊把心神穩定一下，滿臉帶着笑容，兩眼帶着乞憐神色，到了阿婆身邊低聲說道：「阿婆慈悲我，稍等一下，可以麼？我略微收拾一下身上就來，我是初次入天妃宮，太不方便了。」說着話，小翠不知他答應不答應，臉漲得紅紅的，這個狄阿婆竟是噗哧一笑道：「女人家任憑你是怎樣，自命女英雄人物，這些麻煩事，總是不能避免，去，快快回來。」在天妃洞內差不多每個人自頂至踵，全被裏邊人監視檢點過，所以決沒有別的疑心，尤其是這一班女流，任憑多麼凶狠刁狡的人物，女人身上這些事，決不能再限制他，那太不近人情了。

狄阿婆他這一誤會倒好了，認爲小翠正趕上女人每月的麻煩事，這焉能不答應他，叫他去收拾一下，小翠很高興，自己是沒有什麼耽擱的，趕緊回到自己洞內，把個人幾件衣服，胡亂的包起來，並且把身上故意的收拾一下，這是在虎狼羣裏，不能不處處的防備到了，假事也要把他作真了，恰巧這個沙玉嬌沒在這裏，小翠是打定了主意，找的他，找不到他不

管，反正現在是給了自己的機會，趕來到王太冲因禁的石洞夾道內，低聲呼喚：「師兄在這裏麼？」趕到了洞門邊，一口劍已經擺在自己面前，小翠趕緊用鐵蚌向他劍上搭了一下，借着洞裏邊的微光，已經看出守在這裏的正是沙玉嬌。

小翠可不敢往洞裏走，這種地方是不許隨便說話，有什麼事也得附耳低聲，他此時却故意的犯這種規矩，作爲情不自禁，拉住沙玉嬌道：「師兄，我蒙阿婆的慈悲，帶我入天妃宮當差，我恐怕師兄你掛念我，不知道我走了，我趕來告訴一聲，這裏師兄替我多辛苦吧，阿婆等待，我不敢耽擱了。」沙玉嬌忙的搖着小翠的臂道：「師弟，你怎麼喜歡得得意忘形了，聲音放低些，這是犯規矩的，你能到天妃宮真是想不到的事，你可要好好的當心，不要自取殺身之禍才好。」小翠道：「師兄，我不怕，有我們阿娘在身邊，什麼事全能指點我了，師兄，我不敢耽擱了，咱們再見了。」小翠匆匆走開。

## 五 喬裝香客

沙玉嬌對於小翠的走，十分不滿意，但是這裏的事，他還沒有力量來阻止，並且小翠是立時走，也不容他想法破壞，他更不敢離開這裏，小翠趕緊來到洞中，跪在那裏，捧着自己的一個小包裹，和聖母從前所賜的一口劍說道：「兩件隨身更換的小衣服，一口劍可准許弟子帶去麼？」狄阿婆站起，天妃聖母那裏也點點頭，這個狄阿婆遂立刻帶着小翠，退出聖母洞中，一直的夠奔前面那個洞門，到這裏交了鐵蚌，守門的立刻向外面遞出暗號去，跟着這個轉盤的木門轉動，小翠隨着狄阿婆已經離開這個萬惡的魔窟。



身形轉出來，兩人正正的到了一個大神龕中，此時神龕的左右側兩個黑衣壯漢，各持利器，守在神龕兩旁，狄阿婆把一枚鐵鈇向他們兵刃上輕敲了一下，這兩人立刻身形退去，不知他們隱藏到那裏，眼前圍着這個神龕，是一層黃幕，整整的把神案包圍，狄阿婆頭裏已經從神龕裏走出來，輕輕一縱，已經到了這神龕下，小翠十分細着緊隨他的身後，也跳了下來，神龕下面全鋪着很厚的絨毯，兩人的行動，一點聲息沒有，狄阿婆從這神龕的左側把這層黃幕撩起，從裏面出來，小翠看到四週還有一個極大的黃綢子帳幕，並且這是一個三尺高的高台，這正是天妃殿的亂壇所在。

這裏面並沒有別的燈火，只有當中一盞琉璃神燈，放着暗淡的光焰，從這個神壇上下來，到了神壇前木台的旁邊，狄阿婆從一個長方的小桌上抓起一個小木錘，把上面擺着的一支古銅鐘敲了一下，聲音極其低微，立刻分開前面的黃色巨幕，走出神壇，小翠見這裏是一個高大的佛殿，裏面除去當中黃幕內那盞琉璃燈，四下裏陰沉沉黑暗暗，迎面的格扇，正在掩蔽着，狄阿婆他却不走當中這個門，從佛壇前一直的到了東邊最後的一扇格扇，輕輕的竟把這扇格扇拉開，更回手扯了小翠衣袖一下，示意他快着走，狄阿婆身形一閃，已到了外面，他的身軀那麼輕靈巧快，小翠也趕緊加着小心留着神，不叫劍柄碰在格扇上。

到了外面，往格扇外一邁步，狄阿婆已經一手把小翠抓住，往牆角邊一推，叫他貼在那裏，他已很快的把那扇格扇門掩蔽好，狄阿婆緊貼在殿角這裏，略停了一下，他似乎向四外看了看，此時小翠也在辨別着眼睛，可是此時天陰如墨，一陣陣的雨星子仍然飛到簷簷子下，落在小翠的臉上，這一個很大的院落，靜悄悄，看不到人跡，狄阿婆此時却抓住小翠的一

隻手，拉着他從殿角轉過來，從山牆這邊一陣緊走，已經到了這座大殿的東邊；一段矮牆下，狄阿婆帶着小翠，離着門邊還有五六尺遠，口中却低聲說出一個「天」字，在牆的偏南邊黑影下陡現一人，一身黑色的衣衫，尤其是辨不清他面貌，不過看到他手中提着鋒利的兵刃，他似乎向狄阿婆行禮，可是口中並不發話，他跟着轉到一個小門邊，他把上面的門環輕輕的一連敲了三次，響聲的數目不同，小翠是初入此處，自己只有提心吊胆，知道這種地方，也是十分險惡，處處全有人在把守，跟着這個人往旁退去。

裏面門開處，現出燈光，一盞油紙的燈，高舉着照了一下，小翠已然看到，出來的是一個年輕道姑，他身形往旁一閃，向阿婆行着禮，讓開路，狄阿婆帶着小翠走進裏面，他跟着把門關閉，他頭裏執燈引路，穿着當中一條甬路，兩邊有許多花木，這個地方十分幽雅，出來沒有多遠，也不過五六丈，一排東房，這種房屋建築得十分幽雅，有五間長，前面全有走廊，走廊內所看到的窗上，一處處全是百古形，有的作蕉葉形，有的作梅花形，有的作半月形，式樣很古雅，一排足有十幾個這種情形的窗戶，當中一個冰紋形的風門，這個道姑到了走廊下，把那支油紙燈籠放在走廊內，他却在走廊下把一個雲板輕敲了六下，聲音極低，立刻把這個風門拉開，狄阿婆帶着小翠走進裏邊。

小翠進得屋來，自己因為是從小隨着老爹爹流浪江湖，像這種古雅高貴的佈置，簡直就沒看見過，這屋中一几一案，每件陳設，全是那麼古雅高貴，迎面上的一座神案，也沒有像別處的那種佈置和擺設，只有一支古銅爐，一部經卷，一個木魚，一個黃緞子拜墊，牆上懸着一位南海觀世音的畫像，往北遙望去，那一帶燈光黯淡，這個屋子很長，並且盡裏邊出去兩

女，有黃幕隔斷開，此時這個道姑把黃幕攔開，從裏面走出一人，小翠在燭光下，看到正是自己見過的天妃聖母最得意的弟子鄧五姑，也就是妙濟大師，現在掌着天妃宮的大權，他這一身裝束，還是那麼雅淡莊嚴，再襯着他那一份俊秀的面貌，真叫人不敢信他們是殺人不自斃眼的魔王，吸盡黎民百姓血液的惡鬼。

此時他走出來，小翠趕緊的跪倒行禮，狄阿婆却不向他行禮，那妙濟大師反是很謙恭的請狄阿婆落坐，小翠叩拜過，這妙濟大師向狄阿婆道：「阿婆，聖母竟爽快的答應了，可是現在追趕妙珠的人尙沒回來，不知道事情如何？」狄阿婆哼了一聲道：「五兒，這件事用不着你管了，天涯海角，他總會回來，我老婆子身上的衣服還濕淋淋的，我得歇息去了，妙月這孩子，你要好好的教訓他，我認爲是個有出息的門下。」妙濟對於這狄阿婆也是很恭敬的答應着，這個狄阿婆立刻走出去，妙濟大師向小翠道：「妙月，此番阿婆這麼提拔你，叫你到天妃宮來當差，你一切事要多少的謹慎，好好的効力，我們所有壇下弟子的法名，無分師徒，全是一樣，這是我們道壇下獨有的規矩。」更指着身旁這個道姑道：「這是你妙真師兄，一切事自有他交派你，你才來到這裏，一切的規矩全不熟悉，慢慢的就會知道了，現在先派你每天隨同收拾我這丹房，出去時有師兄指點你，到各殿上香，現在這天妃宮內，十方的施主，護法的善士很多，你還不能接近他們，不准你和任何人交接一語，我這天妃宮，是有尺寸之地，任何人不准妄自行動，好在你已是得聖母慈悲過的人，天妃宮護法的人很多，你倘若不遵守壇規，妄自行動，那時你取了殺身之禍是無法挽回，好在你在天妃洞已經多時，一切的行動是大同小異，謹慎些就是了。」說到這，那個妙真師兄已經把小翠的包裹和劍全

接過去，他先行把小翠的東西拿出去，跟着回來，把小翠領出來。

從這丹房旁邊轉過去，往北單有一個小門，出了這小門外，這裏有一排房屋，這也就是住所，住的地方，十分乾淨，每人一間極精緻的屋子，把小翠就安置在這裏，小翠好在在天妃洞已經時候很久，這天妃宮雖不是那麼嚴祕的地方，可是他們手段決不會差了，實在是多一步不能走，處處必要受到人的監視，小翠絲毫不敢放肆，不論什麼地方，決不多看一眼，多走一步。到了第二天，天一亮，小翠竟流下淚來，但是趕緊把眼淚擦去，自己已經多少日來沒見天日，這可真看到白天了。

天雖然還陰着，雨已經住了，梳洗之後，隨着那個妙真師兄更和另外兩個，一個叫妙玄，一個叫妙慧的，見過之後，按着他所指示的去操作，在中午左右，更能夠隨着妙清大師到天妃殿去上香，不過前面和後面的天妃樓，還沒有到過，沙婆子也來看過小翠，不過囑咐他幾句，更告訴他沙婆子和狄阿婆明面上在天妃宮的身份，叫小翠要十分注意，小翠來到這裏三四天之後，已經看到這天妃宮大致的情形，這裏在明面上看着，真是一個佛門善地，並且裏邊的人又不多，可是事情上決不是這樣，不要說一到夜晚是寸步難行，走到那裏沒遞過暗令子去，立刻受到阻擋，就是白天凡是這妙清大師和妙真妙玄妙慧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不知道什麼地方，隱藏着人，一樣的不准你多走一步，尤其是這裏下手越發毒辣，最可怕的是沙婆子狄阿婆，這兩個人你就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出現，隨時隨地，出其不意的他就到了你身邊，可是遇到一處，也沒有話說，也沒有事交接。

小翠自己時時警戒着個人謹慎小心，一點不敢大意，殷勤伺候着妙清大師，和三個師兄

，對他們恭順異常，這樣顯得這天妃宮內，安安靜靜，有時候有幾位大善士到天妃宮來，妙清大師輕易不叫小翠隨在身邊，有時候在天妃殿擺起大壇來，爲那鄉紳富戶作道場，小翠根本就不會念什麼經，不過眼前的知道一些，可是也得隨着師兄等的動作去騙人。

小翠來到天妃宮內，自己眼中雖然看到這種地方很有脫身的機會；並且那個神雷帶出的信息，到現在一點沒有發作起來，這可怎麼好？小翠雖則心中着急，自己是盼望着能夠離開天妃洞那個地獄，就有希望了，但是真個的出乎意料的來到天妃宮，趕到眼中看到的情形，又不是自己所想的那麼容易了，雖則也能看到附近一班進香的善男信女們，自己漫說不能隨便的和他們接近，就是能和他們接近了又該怎樣，自己恐怕一點事情沒作出來，先落個慘死，那是必然的事，這班惡魔們的力量實不可輕視了，恐怕個人連這個天妃宮離不開就得把命送掉。

在這種情況下，小翠實沒有一點辦法，只好是忍着痛心提着精神來應付他們，這天正是初一，是一個燒香的日子，山上燒香的善男信女們很多，妙清大師指點着這四個女弟子，早早的佈置一切，可是小翠始終隨在妙清大師的身邊，不叫他走開，可是妙清大師今天不斷的會見一班富紳巨商體面的人，這一天大家忙得很累，可是在天妃宮的收入也太可觀了。

就在天已經快黑了，香客們凡是遠路的早已走去，略微的清靜下來，妙清大師正帶着小翠從天妃殿出來，轉向後面，他是要回丹房歇息一下，剛走出這天妃殿後，往旁邊的跨院這邊轉來，忽聽得天妃殿那邊一片喧嘩，人聲嘈雜，這個妙清大師向小翠道：「妙月，你到殿角那邊看一下，不必出去，是什麼事。」妙清大師說這個話時，鎮定異常，小翠答應着趕

緊轉身，緊走到殿角那裏，登在月台邊上，往那邊看了一下，跟着更有女弟子妙慧也從殿前過來，向小翠打招呼道：「大師回了丹房麼？」小翠忙答道：「還沒有回去，就在那邊，叫我查問一下是什麼事。」妙慧道：「容我去報告一聲，沒有什麼要緊。」此時小翠只得跟着妙慧趕緊轉回來。

妙慧到了妙清大師面前報告道，「跟師父回，現在大殿那裏有兩個香客，是外鄉人，已經問過是父女兩人，這姑娘燒香之後，突然暈厥在那裏，摔倒時很險，差一點沒倒在神案前的大爐槽內，這姑娘四肢冰涼，我們不敢作主，是不是趕緊的招呼外面的管雜役的把他搭出去，不要死在我們天妃宮內。」妙清大師皺了皺眉道：「有這等事，妙慧，這樣事，你總要少講，一個佛門善地中，只准盡力作善事，我去看看。」妙清大師遂帶着妙慧妙月一同來到天妃殿。

這時天妃殿殿門口還圍着許多香客們，這個妙清大師站在這裏，他對於這班人，全是十分注意，上下不住的看着，小翠此時更發現狄阿婆沙婆子一個站在殿角，一個立在月台下，妙清大師向妙慧道：「誰在殿中？」妙慧道：「大師兄在這裏，妙玄師兄到後面去了。」妙清大師道：「你去傳我的話，現在天色不早，已到了閉山門的時候，請香客們退去，告訴他們，天妃宮的規矩，是必須遵守，倘若是違犯的，定要獲罪，善男信女們全是聖母慈悲保護的人，他們定能護避天妃宮的壇戒，有特別事情的，叫他們只管來，可是叫他們到西邊客堂等待。」妙慧答應着趕緊走到天妃殿內，他竟高聲的把妙清大師的話說了一番，這一班燒香還願的人，他們還是真聽說，這些人已被這天妃宮天妃聖母一切的靈跡震懾住，對於這妙清

大師不論是指示什麼，他們全是敬謹遵從，這也是見天妃宮的威力，這班人竟是紛紛退去。

妙清大師這才帶着妙月走進天妃殿中，一進殿門，只見這裏站着一個鄉下人，年紀也就在五旬以上，黑紫的一張臉，兩道重眉毛，穿着件藍布長衫，黃銅扭子，下面是灰布中身，白布襪子，山東實納幫酒鞋，手裏提一個包裹，和一副帽子，喘聲嘆氣，不住的着急，看這個穿章打扮，像個鄉下富厚之家，地上直挺挺躺着一個姑娘，妙清大師來到近前，這個老者竟是張惶失措的跪下，不住的向妙清大師拜着道：「求你看佛菩薩的面上，救救我這個女兒吧。」妙清大師仔細把這個人看了兩眼，可是不答理他，向他一揮手，妙真在一旁也說着：「老頭兒，不要這樣，有話站起來說，究竟你這女兒是什麼病，他怎會來到這裏，這不是怪事麼。」

此時妙清大師到了這姑娘近前，伸手把他的腕子抓住，這個妙清大師這種地方可厲害，他不管你是得了什麼危險暴病，他的疑心是時時防備着，他抓到這個姑娘的手腕子，倒是真個這個胳膊是涼的，可是他暗中用力，却給了這姑娘一下，這一掌抓得很厲害，可是他力量用上，這姑娘連動全沒動，妙清大師不禁倒吸了口氣，作出一片慈祥的面色，更把這姑娘的衣服掀起，把手探進他胸前摸了摸，向身旁站的大弟子妙真說道：「不必張惶，這個人死不了。」又把這姑娘的右手摸了摸，立刻直起身來，向這個老者道：「善士，你姓什麼？是那裏的人？」這個老者道：「我姓周，是濟南府的，單名一個孝字，這是我的女兒，他小名淑梅，爺兩個誠心敬意的到天妃宮進香求順，求師傅們可憐我父女，趕緊救救他吧，這個孩子說來也可憐，他從七八歲上，就得了這麼個病，只要一犯起來，一死過去，就是一兩個時辰

，好在他這是舊病，不會要了命，不過這個病一發作，就見不得風，得找個地方躲一下，容他緩過來，慢慢的就會好了。」妙清大師道：「周施主，這是佛門善地，全是十方善士佈施來的，這個地方固然是不能見死不救，但是施主你得想，我們不能担這種沉重，倘有危險，叫我們如何交代。」

## 六 捨身臥底

這個老者竟是跪下道：「我們若不是聽到天妃宮的靈異，聖母的法力無邊，我們決不會這麼遠的路趕到這裏，小老兒在大師面前，不敢說假話，此次的來，這還多一半是我這個丫頭的主意，他非到這裏進香不可，求師傅們無論如何也得救他，他的情形看着雖是很險，可是我知道他一定能緩的過來，我更相信，有聖母的保護，一定能叫他好了的，小老兒情願在聖母面前多燒些香，多盡些心願。」妙清大師道：「你住在那裏？」這個周孝道：「小老兒住在城裏店房中。」妙清大師道：「既然是絕沒有危險，我可以給你找一乘轎子，把他送回店去。」這個老者道：「師傅，你可千萬別那麼作，那一來他決不會活下去，並且求你還是快着點，把他安置個沒風的地方，小老兒年過半百，只剩了這麼個苦命的丫頭，求你多慈悲吧。」妙清大師皺了皺眉頭，遂向妙真妙慧說道：「你們把他慢慢扶起來，我們身在一心道下的人，那能夠不多作點功德事。」更招呼小翠道：「妙月，趕緊點香，我給他求一下聖母的慈悲。」

小翠到神案前，拿起一束香來燃着，妙清大師此時更叫妙真妙慧慢慢的扶起來，悄悄的



示意他們，慢慢的給這個姑娘疏散穴道，這個妙清大師鄧五姑，他是柳雲娘一手教出來的徒弟，不只於功夫好，他還深悉穴道，雖則他沒有點穴術的功夫，可是這種理全明白，所以妙真立刻動手，叫妙慧扶着這個叫周淑梅的姑娘，他把這穴道全給他按着部位推動，此時妙清大師上香叩拜，你看他真是虔誠祈禱，口中不住祝念着，趕到轉過身來，妙清大師更站在這個周淑梅的面前，好像是行法的情形，此時這個姑娘竟是微微的呻吟出來，但是昏昏沉沉，還是沒有十分清醒。

那個老頭子周孝急得不住的在面前喘聲嘆氣，妙清大師看到這眼前的情形，認爲對於這個姑娘不收留，可過分的不近人情，一班香客們雖則離開眼前，裏面出了這個事，他們未必走得淨，自己若是過分嚴苛的不留這個姑娘養病，定遭物議，遂向妙真妙慧道：「你們把這個姑娘搭到客堂那邊，吩咐鸞婆啞婆叫他們趕緊搭上一個床鋪，好叫這個姑娘暫時歇息。」妙清大師看着他們把這個姑娘搭起，由天妃殿中出來，奔了大殿的西邊，轉過月洞門，這裏有一排房屋，就是客堂，也是接待有眷屬進香的士紳們之所。

把這姑娘搭進屋中，先行放在椅子上，妙清大師也跟着過來，那兩個老婆婆已經被呼喚來，妙真向他二人指點着，示意他們在後牆這邊安放床鋪，這兩個老婆婆是很恭敬，全是連點着頭，他們是一個鸞，一個啞，便是殘廢人，操作着可全有力氣，跟着把一個板鋪搭好，上面更鋪上蓆子，遂把這姑娘放到床鋪上。

此時他呼吸的氣也比較着大了，只是低聲呻吟，眼皮是屢次要睜，好像沒有力量，這一耽擱，時候已經不早，天已經黑下來，妙清大師因爲這老頭子還跟在身邊，立刻轉身來向這

老頭子周孝道：「周施主，這個姑娘可曾許配人家？你家中還有什麼人？你能夠這麼遠的到尼山進香求願，你似乎不是什麼貧寒人家，爲什麼從城裏到這邊來，也沒有僱車，也沒有坐轎，你也太儉樸了，天已經黑下來，周施主你要知道，我天妃宮從來不容留男人在這裏，前殿一帶你雖也看見有幾個幫着作粗笨事的雜役們，他們全是近山一帶的老住戶人家，在天妃宮効力，只要天一黑立刻離開這裏，不許停留，我若是非叫你這女兒帶去，我也居心不忍，好在我上香之後已得到聖母的默示，這個姑娘前生罪孽太深，應有的三災八難來磨折他，但是還不會有危險，先前我沒看清他的來歷，所以沒肯留他，周施主，你還是趕緊回店吧，你是一個異鄉人，更是一個佛門的信徒，我可以明白的告訴你，這天妃宮自從聖母降臨之後，已經淨了山，附近數十里內，是乾乾淨淨，不過無論是何人，不是得聖母的允許，不得在這一帶停留，你只有趕緊回去免得受到聖母的譴責，那就後悔不及，你可以明天再來看看他，只要能好了，再把他接去。」這個老頭子周孝，真是感恩不盡，不住的作揖道謝，更湊在燈下，把他那個包裹放在桌上，這個包裹繫的很緊很結實，費了半天事才解開，從裏面掏了半晌才掏出一個紙包。

紙是打開一層又一層，最後一層紙打開後，裏面是一包散碎的銀兩，沒有過一兩重的，他却捧着這包銀子，很鄭重的向妙清大師道：「大師，這是小老兒私下積蓄的這點散碎銀子，已經好幾年的工夫才存了這點數目，請大師收起，我們父女在聖母前供養，求聖母多慈悲，我們就好了。」妙清大師微微一笑，皺了皺眉頭：「你這個人很誠實，周施主，你怎麼說私積蓄，難道還有父母管着你麼？」這個老頭子周孝帶着不自然的笑了一下道：「沒有沒有

，小老兒父母早去世了，現在除了妻女之外，更沒有他人，我的話說得不大明白，是我隨便用的錢存起來，不知不覺的積了十幾兩。」妙清大師擺擺手道：「你趕緊收起，這天妃宮你看靡樑畫棟，現在已成了山東省最大的叢林，這全是十方善士施捨的，你佈施這筆錢，是求爲你自身造福，倒是可以接受，無奈現在你女兒剛受到我們一點慈悲，你立時取出錢來佈施，我們這個廟不是指佛吃飯賴佛穿衣的一流，周施主，恕我不留你，請吧。」這個妙清大師是毫不客氣，立下逐客令。

這個老頭子周孝，他帶着很慚愧的把這包銀子包起，仍然放入包裹內，繫好了，走到床舖前，連着招呼了兩聲：「淑梅。」這姑娘並沒答出來，這個老頭子周孝用衣袖向眼角拭了拭，自言自語道：「不是冤家不聚頭，丫頭，你真是我的磨難，跑到這種地方給我惹事。」連連嘆息着，他抬頭看到妙清大師把面色沉下來，他趕忙的把包裹草帽子抓起，向妙清大師說了聲：「我明天再到師傅面前麻煩吧，這真是無法的事，我也不說感謝話了。」他立刻走出客堂，外面一名聾道姑已在等候，更提着一個燈籠，來給他引路。

這個老頭子周孝被引領着，一直的出了客堂的這個小院落，轉到當中大殿院內，從鐘鼓樓前過來，到了山門前，這個道婆把左邊關閉着的門開了，放他出去，這個老頭子出了山門回身來說道：「多謝這位老婆婆，給你多添麻煩了。」這個老婆婆却搖搖頭，並不答話，更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擺了擺手，這個老頭子才轉身走去，這裏把山門關閉之後，妙清大師也從客堂那邊走出來，聾道姑此時提着燈籠已然轉回來，小翠仍然跟在妙清大師的身邊，妙慧來到妙清大師身邊，他剛要說話時，妙清大師却吩咐道：「一個異鄉弱女，又有這種病纏纏着

，多麼可憐，他的身邊時時要注意，給他煮些粥，這種暈厥的病，也倒容易好，不過你們時時得照顧着他，不得疎忽，妙慧，這也是修道人的功德事，你總會明白，去，好好的照顧着他。」

小翠眼角中忽然望到鐘樓旁似乎有人影子一擺，這個聾道婆，也就是沙婆子，到了身邊，妙清大師向他燈籠一指一揮手，沙婆子嘆的一口，把燈籠吹滅，退向一旁，妙清大師此時却向鐘樓旁一揚手，跟着用手向東北一指，立刻帶着妙真妙月往裏面退回來，妙清大師此時腳底下很快，小翠和妙真也趕緊腳底下暗中用力，轉過正殿旁，到了東夾道前，一條黑影突現面前，小翠是一驚，可是妙清大師和妙真全是很坦然，趕情落在面前的正是，狄阿婆。

妙清大師趕緊湊到狄阿婆身邊，附耳向他說了一陣，這個狄阿婆竟是一聲不響，一擡身，已經飛縱出去，躍上東面一片屋頂，眨眼間已失蹤跡。

妙清大師更帶着妙真妙月，回轉丹房，進了丹房之後，坐到他那個雲床上面，默然半晌，妙真妙月倚立一旁，沉了一刻，妙清大師向妙真道：「你看這個姑娘和那個鄉下老兒，是何路道，可有什麼個別的地方麼？」妙真搖搖頭道：「除了這個姑娘是一雙天足，這是山東省太不常見的，別的可任什麼看不出來了。」妙清大師點點頭道：「我也覺得這一點可疑，但是我已試了他，他果然是暈厥的舊病，若不惹我那一掌也就把他抓出聲來了，他就是醒轉，我也看得出真假來，現在阿婆已去偵查這老兒的來歷，你們趁着他留在我們身邊的時候，容他醒轉時，仔細探查他一切，設法多和他說話：監視住了他，可要時時的在暗中監視他的舉動，這樣也就可以知道是否真個是鄉下女孩子了。」妙真這時却說道：「師父，阿婆到縣

域中去得麼，他那份古怪的相貌易露形跡。」妙濟大師道：「這些事，不用你担心，他那會辦這種拙笨事，已經打發得力的人，喬裝改扮的緞下去，決不會露絲毫馬脚的。」更向小翠道：「你也要多注意這些事，天妃宮香火昌大起來，可是道高一丈，魔高一丈，這是必然之理，不時的有一班妖孽們，對我天妃宮，妄生惡念，時起奸心，講壇的自能應付，在天妃宮內，只要你能到的地方，就沒有妨礙，客堂那邊，你也要隨時的查看那個姓周的姑娘。」小翠答應着，趕緊退出來。

他們是分班着看這姑娘，有的是明着，有的是暗着，監視得很嚴厲，這姑娘直到二更過後才清醒了，妙濟大師還親自過來一趟，這個姑娘看到自己落在這個地方，更問明了他爹爹已回縣城，明天來接他，他只是哭，妙真，妙慧，妙月全是盡力的撫慰他，溫言勸解，可是他除去身體軟弱沒有力量，有時候頭暈不能坐着，只是妙真等一問到他的家中，他就是不住的哭着，似乎很傷心，並且妙真在他頭暈要躺下時，扶了他一把，他竟是叫起來，說是身上有傷痕，妙真很疑心，便低聲下氣的那麼安慰着，那麼哄着他，把他的衣服解開，看了看背上竟有好幾處青紫的傷痕。

這個妙真的把他衣服整理好，拉住他的手道：「這位姑娘，看你的歲數大約在十八九歲以上吧？」這個周淑梅却哭着道：「我已經二十二歲了。」妙真道：「你這麼大的姑娘，這是誰打的你，看你雖是個鄉下人，可不是那種粗蠢的女孩子，何致於遭到這種毒打，誰打你的，你不是還沒出嫁麼？」這個周淑梅把頭低下道：「我生來命苦，那些事我更不敢指望了，你們全是修道的人，又全是女子，不知道你們能教我麼？」可是再問他時又不說了，急

得這個妙真真是無法，追問急了，他只告訴是他的媽打的，這個妙真不肯再問下去，因為天妃宮在外貌看來，教規極嚴，這一班道姑們全是那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真個是謹守清規，至於他們暗地裏所作的一切凶狠淫毒的事，全是背着人，沒有人能看到的，所以他們稍微不規矩的事，不應該說的話，決不會落在外人眼內，這還用不着那個天妃聖母柳雲娘和這個妙清大師鄧五姑的嚴厲管束，他們個個自身全有一篇罪惡史，所以自己就不敢不謹慎了。

這個妙真底下的話不敢問，他就是懷疑着二十二歲的姑娘會遭到他媽的毒打，並且這一帶的風俗，姑娘們沒有放到這麼大的，全是早早出嫁，他更這麼哭，似乎有一肚子委屈不能說，大約這個姑娘許是不大規矩，所以才遭到這樣毒打，家規嚴些，沒有不可告人的事，何況同屬女流，並且這個人明天也就打發他去了，妙真等更不願追問他這些事，可是悄悄的報告了妙清大師。

到後半夜，他們故意的叫他自己在這裏歇息，全撤身躲開，暗中監視，有時候偷偷的看到他竟是跪到床鋪上，不住的叩頭禱告，禱告一陣，又俯在枕頭上哭一陣，並且他下了床鋪走動時，一交摔出去，幾乎把頭撞破，妙真打發妙月進去把他扶起來，這一夜暗中始終在看着他，這個姑娘一切的舉動毫無可疑。

趕到天亮時，小翠正巧收拾妙清大師的丹房，狄阿婆已經到來，叫小翠監視着丹房的門，他走進裏面開口說話，向妙清大師報告：「入縣城的人多方偵查之下，這個鄉下老兒周孝，他一舉一動，看不出什麼來，是個很老實的人，並且不是本地人，店家還在欺負他，這個人也好像有什麼心意，有時候嚳嚳嘆氣，並沒有別的人和他來往，他似乎是初到此地，昨天

回縣城時已到了關城門的時候，這個老頭子險些餓死，還被看門的門軍敲了幾百錢去，才放他回去，這一切的情形，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了；他已經奔這裏，現在已經走在半路上了，可以好好的打發他，叫他把這個姑娘接去也就是了。」妙清大師點頭答應着，這個狄阿婆立時退出去。

小翠站在門邊聽的真切，心說好厲害的惡魔們，對於一個平常進香的香客，竟這麼多疑的對付，王太冲怎會不落到他們手中，這個狄阿婆走後，妙清大師此時似乎才安了心，小翠現在已經允許他到前邊去，現在天已大亮，跟着到前面收拾佛殿，那個妙玄直到天明後，才從後面天妃樓出來，他也到前面去看了看這個周淑梅，他的精神已經好多了，對於這一班道姑們，全是萬分感激，口中更不住的羨慕着，認爲天妃宮這一班女弟子，全比他好，這些話旁人也不注意，果然到了辰時左右，那個周孝已經到家，唾道婆正在前面，把他引領進來，一直把他領進客堂，他進了屋之後，看見自己的女兒坐在床鋪上，他長吁了口氣道：「姑娘你可把我吓死了，怎麼這麼巧，偏偏在此時舊病發作。」這姑娘低着頭一句話不答，老頭子周孝道：「姑娘，你只要好了，咱們應該走了，我找一乘轎子，把你抬下山去，雇了車輛，咱們回家去吧，心願已經交代了，病發作那麼厲害，好得這麼快，這還不是聖母慈悲麼。」這個姑娘抬起頭來，看了看老頭子周孝，突然說道：「爹爹，你養了我這麼一場，我這個不孝的女兒，沒法再孝順你了，爹爹，你只當買鳥放生，不要再管我了，我知道我的命苦，我再不想回家了，我出家的心願已不是一天半天，我願意捨身佛門中，咱們爺兩個從此就算各自放手，老爹爹，你若親眼看着親生的女兒死在家中，你不痛心麼？好歹我出了家還能

活下去，我也決不是給你丟人現眼，爹爹，你就請回吧，我至死也不再回去。」

## 七 智鬥妖黨

這個老頭子周孝，立刻跳了起來道：「丫頭，你瘋了，你滿嘴裏說的全是胡話，好姑娘，不要胡鬧，別叫人笑話，平白無故的，你爲什麼出家，好好的跟我走，人家也不會留你，你想出家，慢慢的高量，咱們家鄉附近，多少庵觀道院，何必跑到這麼遠來，快走吧，我去給你找轎子。」這個姑娘立時哭起來道：「爹爹，你不必費那個事，我已經受夠了，我不願意再受下去，你若是非叫我走，你是逼我死，我原本就沒想活着。」

此時妙玄，妙真，小翠，有的在屋中，有的在門外，狄婆子已經退去，這個老頭子急的頭上的筋全暴起，蹣着腳說道：「丫頭，你就這麼胡鬧，你可真不叫我活了，你說什麼得跟我回家，你不走，我也死在這。」妙真趕緊囑叱道：「周施主，這是什麼地方，可不容你這麼胡鬧，隨便的喊嚷。」跟着向這個周淑梅道：「姑娘，你也別這麼任性，好好的一家人爲什麼這麼胡鬧，我們這裏門規至嚴，不是任何人隨便進得來的，有什麼委曲，你能夠虔心叩禱，聖母自能給你解脫一切冤孽。」這姑娘跪在床鋪上叩頭說道：「求師傅你作了好事，你們把大師請來，我有要緊的話和他說。」妙真道：「姑娘，你不必費事，這天妃宮從來不收弟子。」這個周淑梅道：「師傅，請你看菩薩的面上，無論如何得把大師請來，難道真個的願意看着我死麼。」這一來，妙真也無法，只好打發妙月趕緊去報告妙清大師。

這種突出意外的事，連妙清大師聽了也十分着急，立刻來到客堂，現在這個妙清大師在



天妃宮他已經是具有極大權威者，平常普通的香客們，或是一心道下的弟子們想見他很難，所以他進得客堂，立刻肅靜下來，弟子們全退立一旁，那個老頭子周孝，他也不敢隨便的再囂再鬧了，他趕忙的向妙清大師也行了個禮，這時周淑梅他却踉蹌的跑到妙清大師面前，往地上一跪，以首觸地的叩着頭，哀聲說道：「大師，你救這個苦命的弟子吧，無論如何，也得把我收留下，我情願在天妃宮作一個指使丫頭，無論叫我幹什麼我全願意，我再不願意回家了。」妙清大師坐在那口細的看着這個周淑梅，又看了看他老爹爹周孝，妙清大師用緩而的聲音向周淑梅說道：「姑娘，你不要這樣，有話好好的講，你究竟是什麼原因非想出家不可，姑娘，你也是二十多歲的人了，不要一時的煩惱，落個終身的後悔，這條門檻不是容易進來的，何況我們在天妃聖母壇下，我們最重要的壇規是修心不修口，你在家能夠把自己的心穩定下去，你能夠皈依在我道門下，作一個好弟子，不是一樣麼，何況這種事不能勉強，你總是年輕，不要任着自己的性情，何況你老爹爹他很疼愛你，他養育了你一場，你不能這麼傷他的心，好姑娘，不要這麼胡鬧，你想入我門戶，不是隨便可以請求的，還是好好的勸你老爹爹回家去吧，我也不辜負了你這番好心，我收你作寄名弟子就是了。」

周淑梅此時仍是連連叩頭道：「大師，我此番到天妃宮來，我已經打定了主意，纏着我爹爹把我送來，我至死不能回去。」那個周孝道：「大師，你看這丫頭不是胡鬧麼，豈有此理，我至死不能容他出家。」妙清大師道：「周施主，你們究竟是什麼原因，他口口聲聲至死不肯回去，當着菩薩面前，你們要說真話。」這個周孝他却把頭低下，此時妙真在大師的身旁低聲說了句，妙清大師哼了一聲，帶怒喝叱道：「姑娘，你可放明白些，天妃宮是莊嚴

神聖之地，雖是佛門廣大，無不渡之人，也得看你個人的行爲，你就這麼含糊的在我面前糾纏是何道理，不要用死來威脅我，你可知道聖母的靈感萬方，你可是在家中作了什麼事，無地自容，你身上的傷是誰打的，你要是虛言蒙蔽，你可不要後悔，我要爲你開壇，請求聖母的慈悲，那時你等聖母查出你的罪惡可就晚了。」

這個周淑梅却抬起頭來道：「大師，你不要疑心，實告訴你，我受繼母虐待無法忍受了，我已經是這麼大的姑娘，被他這麼終日的凌虐，想來想去，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條路是出家，一條路是死。」妙清大師遂指着周淑梅道：「你是受繼母虐待，可是你還有親爹，你看，在老爹爹面上，忍受一時，你有了婆家把你嫁出去，不就解了冤麼？」

這個周淑梅哭着說道：「我不應該說也得說了，有後娘就有後爹，爹爹只有聽我繼母的話，沒有我的活路，我費盡了力才求得他們允許到天妃宮來進香，這還是因爲繼母一場病許的願，若不然他那肯叫我出來，可憐我親媽七年前已經死去，我這繼母進門，我就算陷入地獄中，一天不如一天，我真不如家中養的那一條狗，我活着不如牛馬，我已經是這麼大的姑娘，他照樣的打罵我，大師，你是修道的人，求你無論如何救救我這個苦命女吧。」妙清大師抬起頭來，看着那個周孝說道：「周施主，看你也是個規矩人，你怎的這樣作糊塗事，你續娶的這位多大年歲？」

此時這個周孝很有些慚愧，低着頭說道：「我續娶的這個妻室，今年只有三十四歲。」妙清大師哼了一聲道：「周施主，我們不願意問你這些事，但是你娶了這麼個年輕的女人，怎的不早早的把這個姑娘嫁出去，姑娘身上的傷痕，我們已經看見了，你是他的親爹，就這

禮儀待他，居心何忍？但是我很明白，你大約也是沒有法子保護他了。」那個周孝忙道：「大師，不要偏聽他一面之辭，這個丫頭也是性情太壞，所以母女間不斷的爭吵，但是還不致於像他所說的那麼厲害，我們是個規矩的人家，大師，這些事請你不必過問，還是叫我把他帶走吧，若不然我無法回鄉，我怎麼見人。」妙清大師也在說着道：「姑娘，你還是忍耐一時，隨你老爹回去，叫他早早的選擇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把你嫁出去，出家談何容易，歲月悠長，這不是兒戲的事，並且我也不深知你過去的情形，我們門規太嚴，實無法收留你，好姑娘，快快的隨你老爹回去吧。」

這周淑梅抬起頭來，兩隻淚眼望着妙清大師，說道：「大師，你就這麼忍心叫我回去，死在他們手中麼，我好不容易盼得有今天，我已經橫了心，大師你真個不肯慈悲我，眼看着一個苦命女被他們挫折死，大師你還是收留我吧，我現在已經打好了主意，這條路不叫我走，我只好走那條路。」妙清大師仍然柔聲的說道：「姑娘不要看得那麼固執，雖然繼母不好，你爹爹總有父女之情，焉能叫你走到死的那條路上。」這個周淑梅，竟是站起道：「大師，你是一定不收留我了？」妙清大師道：「姑娘，你不能叫我過分爲難，我不能拆散人家骨肉。」這個周淑梅一扭頭，向那老頭子周孝道：「爹爹，我跟你回去，咱們走，苦命的親娘，你竟不管我了！」他說着走着，腳底下還不十分得力，踉蹌的往外奔，那個周孝口中却說着：「好孩子，慢着點，我扶着你。」那知道話沒落聲，那個妙真突然喊了聲：「呀！」可是周淑梅竟是猛然向密扇上撞去，砰的一聲，震得前面門窗全在暴響，那個妙真在出其不意下，還算是他手底下快，他竟猛撲了一下，抓了周淑梅一把，就這樣，這個周淑梅，頭已經撞

在榻榻上，倒在地，頭的左邊已經攪得血流如注，人已經死過去。

妙清大師也吓得站了起來，自己也想不到這姑娘竟是真個的破出死去，那個周孝他蹀着腳，竟是恨聲說道：「好丫頭，你死！你死！我看着我死，我給你償命，咱們不是父女是冤家。」妙清大師却厲聲喝叱道：「周施主，你這個人可真有些沒人心了，你可知我天妃宮的規矩，你敢這樣放肆，我立刻把你逐出天妃宮，你難道要逼死人命麼？可惜你這麼大年歲的人。」這個周孝此時也是真急了，他竟瞪着眼睛道：「大師，你別這麼對待我，這是我親女兒，我不是他後爹。」妙清大師道：「我沒有那麼些話和你講，姑娘說的不差，有後娘就有後爹，他現在到了這樣情形，你還說這樣狠心話，你給我站遠些。」妙清大師此時更照顧着，把這周淑梅搭上床舖，更叫妙慧到後面取藥，找布條子來給他包紮傷痕。

那個周孝還是一派的不平，他竟說出不用天妃宮管，他親生自養的女兒，死活由他去辦。現在這個周淑梅昏昏沉沉，低聲呻吟着，妙清大師此時真有些動怒了，因為尼山一帶所有的善男信女們，還沒有敢在這裏這麼放肆的，此時妙真，妙慧，妙玄，妙月全在忙着，給這個淑梅姑娘包紮傷痕，並且更給他灌些藥，在天妃宮對於這些事，全是十分現成，不過誰也不能問他是治什麼的藥，他們全是一羣江湖人，身邊隨時全在收藏着極靈效的治傷藥，淑梅跟着竟是哎呀出來，他竟是睜開兩隻淚眼，用力看了看面前，悲聲說道：「我好恨，我怎麼沒一頭撞死。」

妙清大師趕緊到了近前，扶着淑梅的肩頭說道：「姑娘，你怎的這麼糊塗，天妃宮是你死的地方麼，我是一番好意，不忍拆散你的一家骨肉，你竟真個走這條路，我焉能見死不救

，姑娘，不要再這樣想，有什麼事，我總能給你解決。」淑梅道：「大師，你能可憐我收留我，就是救了我，但分有一線活路，我也不能這麼作，我太對不起你了。」這時那個周孝他還是又到過來，他此時舉動上越發粗魯，他竟把站在床邊的妙慧推了一下，並且還幾乎搥在妙清大師的身上，他闖到床邊，手指着淑梅道：「好冤家，你想害我，我是你爹爹，我還管的了你，你死，咱們一塊外邊死去，我背着你走，說什麼非去不可，我看誰能留下你。」他伸手就要去拉淑梅姑娘。

妙清大師此時可真有些怒了，立刻一聲喝叱道：「周施主，你敢動他。」這時那個妙慧被他推的也急了，竟是用胳膊一橫，擋在周孝的胸前，向後一揮，口中說聲：「你站遠些。」趕情在盛怒之下，誰也不能收斂，這個妙慧無形中胳膊上用了力，這一下，把個周孝推得踉蹌倒退，妙清大師跟着向這周孝說道：「周施主，你在這種情形下，竟要把他背出天妃宮，這麼作得麼？告訴你，他想身入道門，我本不能收留他，但是眼中看到你這種行爲，也就知道你夫婦平時對待這個苦命孩子的情形了，我要收他作徒弟，你趕緊給我走，你要知道，我們和你父女素無一面之識，一再勸說之下，幾乎出了人命，我們不能眼看着一個可憐的女孩子，死在你們手中，這正是慈悲之心，周施主，你就放手吧。」這個周孝，一聽妙清這個話，立刻大叫道：「你說什麼，想把我女兒留下，那除非連我也留下。」

妙清大師立刻喝叱道：「走，你敢滿口胡言，把他趕出去。」此時這個周孝竟是跳着腳的大叫道：「憑什麼趕我，我女兒被你們強留在這，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此時那個啞道婆，也從外面走進來，他站在門邊看着，這個周孝是越鬧越凶，簡直他是要拚命，妙清大師

此時也氣得再難忍耐，遂向門邊一點手，更向身旁的妙真一使眼色，口中喝聲：「把他趕出去。」那個啞道婆從門邊過來，一把就把這周孝抓住，妙真也架住他一隻胳膊，在喝叱着道：「這裏就不許你放肆，你給我外邊去。」這兩人左右把這個周孝硬拖着拉出客堂，可是這周周孝，他越發的怪癩怪鬧，無奈這兩個人力氣大，竟被一直的架出山門，妙真更喝叱着道：「你這無情無理的東西，你可別藐視我們沒法子懲治你，你敢隨便在這裏咆哮喧嘩，一樣的把你送到衙門裏究辦，你看這裏有府縣的告示。」

這個周孝這麼一嚷鬧，山門前已經聚着幾個香客，全在圍攔來，這個啞道姑用力一推，竟把周孝推得坐在地上，妙真站在山門前，向這些香客們略述大概的情形，這周孝還想往天妃宮裏闖，可是有幾個香客已經把他硬拉住不放開他，妙真和啞道姑轉身進了山門，竟把山門關閉，這一來有好幾個香客反向周孝抱怨：「全是你這老頑固的，我們大遠的進香來，全進不去了，你這樣胡鬧，我們大家可要對不起你了。」這個周孝跳起來，大嚷着說道：「好，好，我有地方要人，我倒要看看我把女兒接得走接不走。」他一路喊着，竟是向山下跑去，這一來，所有尼山附近所住的人家，紛紛談論着這件事。

這個妙清大師也有些負了氣，他因為這個周孝過分的無情無理，這種事，到處全有，繼母虐待前房的兒女，或是婆婆虐待兒媳，尤其是離開城市的各鄉鎮越發的厲害，因為這種事上吊扎水缸，到處可以聽到，妙清大師因為這個姑娘面貌長得也不錯，並且也因為天妃宮不許出一點意外的事，這是天妃聖母嚴厲告訴大家要盡所有的力量，避免着明面的是非，因為出了一點事，就能減去一班人的信仰，這天妃宮是決不能容留外人的，但是眼前這件事就不

成了，這種善地不能見死不救，倘若強把這個姑娘和這個周孝逐出天妃宮，這個姑娘是葬死不可，倘若這個淑梅姑娘死在外面，這件事向一班壇下信仰的善男信女們就無法交代了，妙清認爲只要這個姑娘沒有一點旁的情形，把他收留之後，過一個時期，一樣的能夠把他收入掌握中，或是把他撥到天妃洞內，他們也需要幾個好模樣的少女，所以在把這個周孝趕出天妃宮之後，妙清大師立刻的悄悄的入天妃洞向聖母報告一切。

因爲妙清自己已經認爲可以收留這個姑娘了，在聖母柳雲娘面前，他的話就是另一樣說法，聖母柳雲娘也不過囑咐他，事情要仔細謹慎，但分能夠打發他，還是打發走，爲得顧全天妃宮的聲譽，那也就無可如何，把他收錄下之後，稍過些日子，趕緊把他送入天妃洞好收拾他，不叫他死心踏地歸了心，我們是不能用的。

妙清大師領命出來，他吩咐要把這個淑梅姑娘從客堂搭到後面，可是沙婆子却悄悄的前來，告訴妙清大師，先不必往後移挪他，他那個爹爹還不甘心，已經有人綴下他去，要看看他是否已經走了，我們別落個強留隱匿。妙清大師遂按着沙婆子的話，暫時仍在客堂叫淑梅養傷。

## 八 神殿遞柬

到了晚半天，曲阜縣的縣衙竟打發一位師爺前來，請見妙清大師有要緊事面談，這時妙清大師可已經得到了報告，立刻把來人請到配殿待茶，這位曲阜縣縣衙的師爺向妙清大師問起天妃宮是否收留一個外鄉的女子，可是這個姑娘的父親已在縣衙控告，天妃宮強留他女

兒，拆散他們骨肉，他是進香來的，把女兒留在天妃宮，他無法回鄉，定要被人疑心他是把女兒賣了，不過縣太爺因為天妃宮不是平常的菴觀寺院，所以知道這件事定有別情，決不會像他說的那種情形，縣太爺也是聖母座下的信士弟子，也不能隨便的出籤票傳人，所以打發來一查這事情的真象。

妙清大師十分憤怒，遂向來人說道：「多謝縣太爺的關照，天妃宮就仗着各處的官紳來維護這個法壇聖地，才能得到聖母普惠一方，我們是謹守清規的門下，說實在的就是縣太爺真個出籤票，我們也無法領命，出家人決不能到公門中去，這件事真是叫人好生憤懣，這個姓周的也過分不近人情。」妙清大師遂把這件事，從實的告訴了來人，更領着他到客堂叫他看到了這個淑梅姑娘，把當時幾乎逼出人命來的事情又說了一番，淑梅也聽到了是縣衙門派來的人，他立刻鬧着願意跟隨來人去到公堂和他爹爹質對。

這一來，縣衙門所派這位委員，立刻向妙清大師道：「縣太爺估料的不差，果然是這種情形，這個姓周的也太可惡了，他自身已經有寵後妻虐待前房女兒之罪，他還敢這樣無禮的擾亂天妃宮，這個姑娘被逼無奈，求大師們發慈悲心收錄他，這是一種喜事，等我回明了縣太爺，定要懲罰他。」妙清大師忙的說道：「請貴委員把一切情形回明了縣太爺，倒也不必難爲他，他是一個異鄉人，這種事那一個地方也常見，這天妃宮縣太爺那邊也知道，我們是決不收錄弟子，因為收一個門下，得經過很久的時期，必須聖母親自查過他的一切，更需有仙緣，有來歷的才能收歸門下，現在就是發一分慈悲之心，不得已的救這個苦命姑娘，不過妃宮這裏他若是再行擾亂，那可叫人難容了，最好請縣太爺派人押解他出境，勒令他還鄉



，至於他的胡言亂語，只好由他，這裏收留下這個姑娘，他家鄉中人，只管來看望，決沒有人來阻止他。這件事也只好這樣辦，這裏是決不願意收留這個姑娘的，縣太爺若是不怕出人命，只管把他接去，我們就不管了。」

這個委員忙的說道：「大師已經這麼慈悲他，這是一件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縣太爺一定會遵照着大師的話去辦，請大師好好的照應這個苦命的孩子吧，這全是可憐人，遇到這種不幸事。」縣衙門的來人，立刻告辭而去，這裏始終有人在縣城中探查一切，果然縣衙門那裏把這個周孝申叱了一頓，並且告訴他，若是認真追究起來，你雖是他的父親，可是爹爹若是逼死親女，更有寵後妻虐待他的情形，尊親殺子女，罪名越發的重些，這還是大師給你求情，立時押解這個周孝出境，只要他敢在曲阜縣逗留，就把他抓進衙門法辦，立時由官差押解這個周孝出境，暗中查看他的人，更知道這個周孝，別看在天妃宮那麼強暴無禮，越怕見官，被縣太爺一頓申叱，更要辦他的罪名，這個鄉下老兒一點也不敢發威了，垂頭喪氣，被押解出境。

妙清大師更把這件事又回明了聖母柳雲娘，柳雲娘也覺得這個姓周的老頭子可惡，他居然敢在縣衙控告，遂對於這件事認為應該這麼辦了，趕過了兩三天，這個周淑梅已經好了，傷損得也不甚重，又有妙清大師的好藥，他自己更說能夠逃出那個萬惡的家，自己情願好好的在師父面前効力，他要求給他換道裝，別的事他不懂，願意作些粗笨的事，燒水燒茶，作飯洗菜，這些事他全能幹，妙清大師等看了他兩天，倒是真規矩，多一步不走，多一眼不看，妙清大師遂在天妃殿上香叩拜之下，給他換了道裝，好在天妃宮全不落髮，更賜了他名字

，叫「妙生」，以示他再生之意。

這個周淑梅他在一班師兄面前恭順異常，他更盡力的願意在兩個道婆身邊替他們作事，好在天妃宮雖有一切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這個新收的弟子妙生，他是很聽話，胆量很小，任什麼事還不致被他看出來，四五天的工夫，低頭操作，不多言，不多語，告訴他在那裏當差，他就站在那裏，任憑眼前有人沒人，總是那麼規規矩矩，這一來妙清大師放了心，對於妙生也指點着他在前面操作，倒也用不着提防他，沒有可提防的事。

小翠對於這個妙生師弟來得突兀，但是絲毫也看不出他一點異樣的舉動來，自己反倒處處留着神，好在這個鄉下姑娘也不愛說話，他也很懂規矩，不論是師父師兄囑咐什麼，就敬謹遵從，又過了三四天，這天清晨早起，天色是很早，每天的工作全是頭一天分派，這個妙生指派他洒掃天妃殿，聖母殿，前面的大雄寶殿不用他們管，鐘鼓樓，和歡喜佛座全是龔啞道婆去收拾，前面更有四個住在尼山下的鄉民，常川的作天妃宮的雜役，打掃山門一帶，和扛抬些笨重東西，全是龔啞道婆指揮着他們去作，他們四個人的家中，也就全仗着天妃宮所給的工資和分給他的香資，足夠他們一家溫飽，所以天妃宮總是那麼淨無纖塵，可是今天早晨，更派妙月也幫着這個妙生去收拾。

因爲這兩處大殿全是很大的地方，恐怕妙生來的日子不久，有不懂規矩的地方，好叫妙月指點他，在收拾了前面這座聖母殿，也就是那尊塑像，這個妙生把神案前全收拾的乾乾淨淨，妙月更把他所擺好了的五祀，稍微移動一下，放正了，這個妙生仰着頭，看着這位聖母像，這時妙月却向他招呼道：「師弟，快着把鐘磬用淨布全擦一下，時候不早了，少時師父

就要上香。」

這個妙生扭過頭來點點頭道：「我就收拾，聖母好莊嚴的法相，我真不知道是不是有這種福份能夠瞻仰到聖母的仙顏。」妙月微微一笑道：「你好好當差，早晚你就能夠得到聖母的慈悲，守規矩，學禮節，少說話，多作事。」妙生連連點頭答應着，他却向妙月道：「師兄，請你把這塊淨布給我，我這塊布髒了。」妙月遂把自己手中一塊淨布遞給他，妙月忽然覺得他在一接這塊布時，突然向自己掌心塞進一點東西，妙月驚得一身冷汗，身形往後倒退，自己趕緊離開他很遠。

這個妙生拿着塊淨布去擦那口大鐘，好像沒有一點事似的，妙月此時退立在這個大殿的裏邊，可不敢看手裏的東西，知道這裏有毛病了，口中忙在說着：「妙生師弟，你這兩天已經摸着門路了，收拾的好乾淨。」可是妙月不住的仔細辨查這殿頂子上彩畫的棟樑，看了看上面沒有可疑的形跡，因為前面格扇全敞開，爲得往外放灰塵，殿頂子一帶全可以看得見，這時妙月却趕緊從裏邊走過來，妙生却是自東至西，去收拾西面朱油金漆的大鼓，妙月和他擦身而過時，用很低的聲音道：「你好大胆，這種行爲你是自取殺身之禍，千萬不要有第二次。」這個妙生很自然的從妙月身旁走過去，他只把頭搖了搖，並不答話。

妙月也趕緊走出殿來，自己把掌中這點東西，悄悄掖在貼身處藏好，自己還不敢忙着回後面，站在殿庭中把心神穩定一下，照着平常的情形，把大殿前全查看了一下，站在月台上向殿裏面招呼着：「妙生師弟，你回頭再把這裏打掃一下，還有些灰塵。」妙生在裏面答應着，妙月趕緊走開，自己恐怕臉上的神色不對，盡力的避免和妙清大師接觸，自己找些事作

，顯得個人也十分忙碌，直到中午吃過午飯之後，好在這是一個平常的日子，香客們不多，趁着沒有貴客到天妃宮來，午後更伺候着妙清大師已經歇息下，這時極清靜，那個妙生却在前面，帶着兩個道婆去收拾，妙月悄悄的回轉身到自己屋中。

因為個人已經看見師兄們除了在丹房那邊就是到天妃樓去，全沒在這裏，仗着又是一個白天，回到屋中，悄悄的把這個紙團取出來，慢慢的展開，小翠一看這個字團，又驚又喜，趕情這個姑娘淑梅，竟又是個江湖上出類拔萃的人物，也正是身陷魔窟被困在天妃洞的王太冲呼援求救，雷火中所帶出去的字條，已經落在有力量人的手內，因為那字條上指名了是叫他們去找濟南府下來的天龍八掌楊松師徒，對於小翠王太冲往外傳那個紙條，也是破出死去，所以一個個字條上全寫明，王太冲是遇到一個魔窟中的弟子妙月，俗家名叫藍小翠，得以保全性命，不致於早早死在天妃洞，妖黨勢力大，力量小了，可千萬不必打草驚蛇，這是他們傳出去的大致情形，也算是該着不負這班人的一番苦心，小翠若是不被派到天妃宮，恐怕也不容易就這麼和臥底的人會在一處。

這個字條却是告訴小翠，這個周淑梅名字是真的，姓是假的，因為不入江湖，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那個鄉下老兒，也就是老武師王太冲的好友，閃電手曾霄，連濟南府的神拳羅毓璋也到了，字條上就是告訴小翠，要趕緊的把所知道的人全開出來，大致他們有多少人，天妃洞是怎麼個形勢，內中大致的情形要圖樣，這件事必須作到，設法交給他，他自有法子傳出去。小翠把這個字帖看過之後，自己心想這個周淑梅好大的胆量了，現在漫說是他，連自己一雙鞋子一雙襪子全要被他們搜查過，他竟敢這麼大胆，傳遞字帖，並且手段上這麼高

，沙婆子和狄阿婆是多麼厲害的人物，竟能把他們瞞過去，看起來他們也煞費苦心，這個周淑梅叫人太可敬了。

小翠把這個字帖趕緊撕碎了，放入口中，吞了下去，不露痕跡，自己認爲個人雖則忍受着恥辱，咬定了牙關，要和這班惡魔們，作最後的拚鬥，看起來個人究竟不如所見到的人，一個個是多麼大的胆量，硬跳到虎口裏拔牙，自己固然是一切須要十分謹慎，但是看到人家全敢這麼作，自己也要拿出勇氣來。

原來王太冲的表姪陸蛟，他在仁和鎮齊壽山家中，和表叔王太冲已然約定要趕緊離開這個萬惡的地方，王太冲雖已答應叫他再等待一下，焉想到最後一次。王太冲入城竟是沒回來，這一來可糟了，陸蛟自知這件事非毀不可，當時又不敢對齊壽山說實情，自己更知道這些對頭太厲害，他更不知表叔是往什麼地方去，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音信皆無，這一來，陸蛟可知道毀了，自己想表叔沒有落腳的地方，這是自己知道的，並且連齊壽山宅中全發現有人來暗中搜查他們，陸蛟心想，這次我可不管事情作得對不對，就這麼作了，好在我也沒有多大力量，我就是走了，於表叔的事決無影響，但是我若不早早的脫身，恐怕我也走不脫，爺兩個全毀在這，連個救應的人全沒有，陸蛟拿定了主意，悄悄的把齊壽山的兒子齊振業，找到自己屋中，向他細述經過，認爲表叔這一夜沒回來，凶多吉少，好在你是個很明白人，現在我不趕緊脫身逃開此處，恐怕連我也不易走了。倘若我走後，我表叔能夠回來，那是太萬幸了，你就告訴他，我到濟南府等他，可是我濟南府去的事，千萬的別對齊老伯說，他若是不回來，對齊老伯面前你只說爺兩個鬧了意見，全是負氣各自去各自的了，事情已經是刻

不容緩，我表叔已然把事全辦錯了，我不能再錯第二步。

齊振業道：「師兄你走，我決不攔你，大約是發生變故，你走了也好，你放心，我還不致於像我父親那麼糊塗，從我口中不會走露一點風聲，你寧可走的不對了，也不叫他真個的全毀在這，我師伯倘若能回來，也就在今天，他也可以緊趕了去，真個出了事，你也走開了對，應該這麼辦，索性你從後門走。」陸蛟道：「就這麼辦了，我只把銀兩取走，因為我得用錢，我表叔回來，叫他再設法，我無法管了，他別的東西，我可是一點不動。」齊振業說道：「那麼你索性別走鎮甸裏，要走就嚴祕些，趁着我父親還沒起來，我領你從宅子後面小門出去，穿着一條小巷，就可以竄進莊稼地，你索性多走幾十里路，過去兩個村莊可以僱腳程，繞着尼山的西邊，還有一條山道，從那裏穿過去，連曲阜縣的北關全不用走了，這條路很僻靜。」陸蛟在這時真也是福至心靈，毫不遲疑，被齊振業領着從宅子後小門出來，穿過一條小巷，一直的竄起莊稼地中。

他走得這麼疾，居然能走開他們這班惡魔的眼皮下，一來是陸蛟此次應付得法，二來也仗着他那一場病，天妃宮一班惡黨已然暗地查明，陸蛟已被嚇出病來，所以認定他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人物，這也就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陸蛟安然離開曲阜縣，找了一個大鎮甸，買了一匹牲口，他是晝夜緊趕下去，好在自己知道表叔濟南府至近的人，一個是神拳屠毓璋，一個是閃電手曾霄，這兩人過去全是在江湖上闖練多年，現在只有找到他們，才能設法搭救表叔，所以陸蛟一直的撲奔濟南府東關外鳳鳴莊，也難為陸蛟，他的病雖則是好了，可是究竟沒緩足，這一晝夜奔馳，趕到了濟南府，已經累得不成樣子了，到了鳳鳴莊，找到了這位

屠老師的家中。

## 九 深宵秘議

他這種獵獲的情形，看門的長工很有些懷疑，險些給他個大失望，可是陸蛟此處也留了神，自己決沒說是密雲縣的王太冲表姪，個人只說是姓吳，告訴守門的人，有極緊要的事求見屠老師傅，守門的人見陸蛟的情形決不肯走，只好告訴陸蛟，主人在家沒在家，他不知道，等我去到內宅問一聲，長工進去給回覆了，述說來人的情形，告訴主人，這個人看情形跑了很遠的路，臉上變顏色了，請主人提防一下，老武師屠毓璋，遂告訴長工，把這個客人讓到客屋，你領他進去時，我從閉門那裏就可以看到他，因為屠毓璋，是個成名的武師，也提防着有江湖人來和他爲難，不得不稍加防備。

長工出來把陸蛟領進去，屠毓璋站在角門邊，仔細注意着陸蛟的面貌，不禁大驚，心說：「怎麼是他，立刻也趕緊來到客廳中，向長工一攔手，叫他退出去，陸蛟和這位屠武師在密雲縣是見過兩次了，此時趕緊的向前，口中招呼着：「師伯。」行了禮，屠毓璋把他架起來，看着他臉上神色，驚疑不定的說道：「賢姪，你這是從那裏來，怎麼這樣神色，路上可是出了事，吃了虧麼？」陸蛟喘吁吁說道：「師伯，我表叔出了事。」屠毓璋道：「他在那裏？」陸蛟道：「現在曲阜縣，我詳細來告訴你老，我是連夜的從那裏逃出來，向屠師伯求救。」陸蛟從頭至尾詳細的把爺兩個到曲阜縣，所經所見一直的到王太冲失蹤，全說與了這位神拳屠毓璋。

這位老武師聽了之後，急得直搓手，啞了一聲道：「我太冲師弟，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怎的竟會連自己的命全保不住，這件事辦得太糟了，這裏也聽說過這件事了，天妃宮鬧得很厲害，我們全在懷疑着其中有毛病，可是你表叔很能應付事，應該能進則進，不能進則退，怎麼他孤身一人，就這麼冒昧起來，這真把人急死。」

陸蛟道：「屠師伯，也不能說是我表叔不能見機而作，實在是這夥妖黨太厲害了。」陸蛟更把他們所行所爲，以及天妃宮那種不可侵犯的力量，連所知道的天妃宮一班人，曲阜縣一帶所出的事，陸蛟是一點沒有遺漏，全說與了這位神拳屠毓璋，屠毓璋聽了之後，向陸蛟道：「你現在這種情形來到我這裏，形跡上這麼嚴祕，很好，按你所說的情形，事情果然十分扎手了，我們也有些耳聞，不過這班人全不是北幾省江湖中人物，全是從南邊下來的，力量小了，恐怕動不了他們，尤其是沒得着真贓實證，兗州府的府縣官全在保護他，陸蛟，事情固然是不能遲緩，可是賢姪你可要原諒一下，我們可得從長計議，要預備一下了，要論交情，我們是生死患難的弟兄，聽到了信息，應該連夜趕奔曲阜縣，搭救我太冲師弟，可是賢姪你要想想，這件事是這麼冒昧作得麼，事情很可怕，很扎手，敵人的手段，很惡辣，很狡詐，我們若想摧毀這班妖黨，覆滅天妃宮，可不是僅憑我屠毓璋個人一雙鐵掌，一腔子熱血能作得到的，賢姪，送了命，固然是應該，可是送了命有什麼用，到現在太冲師弟的生死不能顧了，有命就活下去，沒命就死在他們手中，無論如何，我們要辦個水落石出，現在不把力量預備好，不計劃週密了，不能下手，賢姪你是不是？」

陸蛟道：「師伯說得很對，我也用不着說無味的話，我同表叔一塊到曲阜來，就得一塊



回密雲，表叔下落不明之下，我決不想回去了，我趕緊的從曲阜逃出來，也正和師伯一樣的打算，小姪現在是束手無策，一切事只有求師伯設法救我表叔吧。」說着話陸蛟落下淚來。

神拳手屠毓璋道：「賢姪，你不必難過，太冲師弟，固然是這喪毀了可惜，我想着他或許還不致於就遭到意外，就讓是毀在這場事上，他是河北省的人，現在事情是由東省，他這種事辦得叫人敬重，就是死了，也能流芳千古，賢姪你病尙沒好，現在你把心放寬些，緩一緩氣，師伯住在鳳鳴莊這裏，還敢說句大話，我不找別人的晦氣，沒有人來惹我，我找幾個人商量一下。」跟着神拳屠毓璋把長子老楊找來，告訴他這是自己一個盟姪，因為他家中出了一點事，也是和自己本家的人起了鬪毆，請我出去給他們了解一下，沒有別的事，不過他們這位同族人聽了別人的壞話，也是出於誤會，要收拾他，有人問時，你就說沒有這麼個人，好在事情容易辦，我一出頭就完。」老楊答應着，把陸蛟安置在客廳這裏，有人伺候着，屠毓璋是整走了一整天，直到晚間才回來。

進門之後，却向陸蛟道：「賢姪，你怎麼樣，還能支持麼？」陸蛟道：「沒有什麼，病是好了，不過騎牲口騎的四肢疼痛而已，算不得什麼，一個年輕的人，總算能支持。」屠毓璋道：「那麼你還能走路，跟我走，我領你找一個人去。」陸蛟道：「可是我盟叔曾老師那裏麼？」屠毓璋道：「正是要找他，他的主意多，並且他所住的地方紅柳村，也十分清靜，你可以到那裏落腳，把形跡隱去。」陸蛟道：「好！」立刻把自己的包裹提起，連個燈籠也不點，從宅子後面一個小門出來，老武師屠毓璋挽着陸蛟的腕子，一路緊走。

現在正是一個青紗帳的時候，遍地是莊稼地，屠毓璋帶着陸蛟，穿着莊稼地的小道，一

直的走出有六七里來，前面穿進一個樹林子，黑影中已經有人迎過來道：「屠二爺來了麼？」屠二爺道：「是我，勞你駕領我們進去吧。」這個壯漢轉身引路，穿過這片柳林，順着一條小道，走進一個小村莊，黑夜中雖則辨不清附近的情形，大致的看出，這個村莊並不大，從村口走進來，裏面黑沉沉靜悄悄，住戶人家多半入睡，往裏邊走出一箭地來，靠北邊有一個較大的莊院，也全是土坯房子，莊門很大，這個莊漢向前敲了兩下，裏面有人把門開了，似乎早知道神拳屠毓璋來，外面引路的這個壯漢，只說了聲：「你把二爺領進去，我還得出去等人。」神拳屠毓璋帶着陸蛟走進莊門。

裏面的人把門關閉之後，引領着往裏走來，莊門內地方很寬闊，院中種着許多樹，當中一條很寬的路，迎面有三間房屋，燈光很亮，來到近前，聽得裏面正有人在講話，這個壯漢把風門拉開，說了聲：「屠二爺來了。」跟着扭頭向屠毓璋道：「二爺裏請。」神拳屠毓璋帶着陸蛟走進屋中，陸蛟對於這個閃電手曾霄，並沒見過面，屋中兩人，一個年紀在五旬以上，脣上留着黑鬚，看着穿章打扮，像個鄉下財主的情形，另外一個年紀在四旬左右，赤紅的一張臉，身軀顯得那麼雄壯。

此時這個年歲大的已經打招呼道：「二哥，你怎麼這時才來，我已經等你半晌了，焦五弟已經來了多時。」神拳屠毓璋忙答道：「我這一天所聽到的情形，叫我不能不多加謹慎了，你們爺兩個沒見過吧，我先給你引見引見，也好講話。」遂向陸蛟道：「這就是你的盟叔曾霄，這位姓焦名天龍，是盟叔的老朋友了。」跟着又向兩人道：「這就是太冲的表姪陸蛟。」陸蛟起首向兩人行過禮，彼此整坐，劉新義全給倒了茶送上來，他竟劉雲雲去。

陸蛟此時細打量這位閃電手曾霄，聽表叔說過，此人在江湖上也是闖了多年，一身極好的功夫，手底下快，曾經會過多少成名的武師，沒有落過下風，浸淫武術，不下四十年，可是他時時的藏鋒斂銳，尤其是近十餘年來，自己就算忍了，他和表叔的情形差不多，最愛遊山玩水，到處裏訪名家，據說他從前很大的家業，已經漸漸的衰敗下來，現在已經沒有多少田產，並且現在家中，更沒有多少人了，若不是早已知道此人是一個武林名手，自己眼中，就看不出他像個練武的人。

這時閃電手曾霄向陸蛟道：「賢姪，你很辛苦了，真想不到我盟兄竟會遭到這種意外事，真叫人痛心，你此次這麼逃出來很對，若不然我們一點信息得不到，真這麼冤冤枉毀在他們手中，我們這班好朋友們，也沒有臉見大了，山東省境內，這些年來，就沒有發生過這麼胆大猖狂的綠林人物，在這一帶興風作浪，你的事，不用向我細說了，我已經聽你屠師伯詳述經過。」陸蛟道：「盟叔，現在我表叔身陷虎口，性命恐怕不易保全了，事情只有趕緊下手，才好作萬一的希望，就是遭到他們的殺害，我們也得查個水落石出，若不然我就無面目回密雲，也就無法見我起鳳表兄了。」閃電手曾霄道：「一定不能遲延，不過事情是要從長計議一下，你們爺兩個所遭遇的情形，以及我們所得到的信息，尼山這個惡魔，組織力量雄厚，所有川邊一帶的極扎手綠林人物全到了，所以想入手辦這件事，恐怕力量小了，查不出他一切贓證，僅憑我們這幾個人想覆滅他，談何容易，可是賢姪你放心，事情是義不容辭，任憑局勢多麼險惡，我們決不退縮，我們現在抱定了謀定而後動，我們也要用盡我們的手段，翻一翻這羣惡魔們，他們黨羽太多，佈置的周密，今天一天，我得到我屠二哥的信，雙

方設法探聽這一班人的來路，浪費事，現在我看你這等情形，以及幾個探聽的情形，他們人是不少了，尤其是這一班人，在北漢省城全漢見過，可是內中有幾個著名的人物，已經證實了，並且已經有人發現他們是從川邊一帶，往北方來了，照這樣看起來，我們不另外的找出極大的力量來，恐怕未必就能把這案子整個的揭翻，現在你屠師伯，還找了幾個人，這全是十分有交情，才肯出頭辦這件事，他倆到來，我們商量一下，決不遲延，決不耽擱，立時下手。」

說話間又有莊漢從外面領進三個人來，一個是年歲和曾屠師伯不差上下，此人名叫卜兆祥，他是一個久走江湖的人物，早年曾幹過十幾年的鏢行，現在濟南府作起生意來，不在江湖上奔走。一個叫程虎，年紀只有三十多歲，生得虎背熊腰，一個叫袁雙貴，也很年輕，也在三旬以下，很精神，這三個人進來之後，神拳屠師伯全給陸蛟引見一下，陸蛟知道這是師伯和盟叔找來的幫手。

他們落坐之後，這位老武師卜兆祥說道：「我今天竟聽到走南路鏢的長勝鏢局趟子手崔鵬告訴我，他也知道這件事，尼山天妃宮這班人，現在領率他們的人物，就是川邊一帶最大的惡魔樊洪的舊部，並且綠林中凶淫刁狡的柳雲娘也隨着他一道往北方開碼頭，所有西南好幾省綠林中著名的人物，和在那一帶不能立足的，全北上在這一帶立碼頭，所以這班人聲勢非常厲害，他們是有計劃的，手段十分辣，安心是要在北五省打百年的江山，所以他們的一切佈置，全是十分慎重，處處的不留隙縫，這還是長勝鏢局在湖南地面得到他們的北上信息，可是一到江北，再也查不出他們蹤跡來，想不到他們在尼山天妃宮竟是樹起這麼大的力量

，這班人好厲害，他是安心想把山東省全省的財富搜斂走，這種事，我們身爲武師，平時就抱定了除暴安良，濟困扶危的志願，並且地方上所發現的事情，我們不能像那一班貪官污吏，視人命如草芥，山東六府，屢次發生活不見人，死不見尸的事，地方官雖則曾經各處調查，但是不過一紙空文，一件公事而已，這種情形分明全是這種惡黨造成，現在居然敢把一個密雲縣一個名武師擄劫走，他們也太藐視我們弟兄了，我老頭子這些年來，和你們弟兄是一樣的打算，輕易不願惹事了，可是這件事，我們不能不管，不能不伸手了，雖然這班妖黨們厲害，我們也要攪他個天翻地覆，就是不能把他一網打盡，也叫他在北五省不能立足，我們情實知道，這是惹火燒身，不會有好結果，可是爲這件事，就是弄個殺身之禍，也倒值得，我們碌碌一生於國於民有什麼好處，遇到了這件事關係着六府千百萬黎民百姓生命財產，我們賣掉這條老命是應該的，我老頭子，毫沒有遲疑，毫沒有留戀，咱們算和他拚了。」

這時那個袁雙貴，却微微一笑道：「我的老師傅，你這份情願捨身爲江湖中除這個大害，是令人可敬的，不過卜老師你既已知道了這裏邊有久仰大名的人物，是拚命就能辦得了的麼，現在應該說事情是如何下手，如何去作，誰叫我們論起來非親卽友，又全是一個門戶傳下來的，這件事放在誰身上也應該拚一下子，摸摸頭頂有一份，這誰也不會含糊的，王太冲王師傅，他不是渾濁猛撈的主兒，他也是在江湖上跑了多年，經過的情形，我們也全知道了，很慎重，終歸逃不出他們手去，我們現在應該仔細想一下，我們是如何下手，如何探查，既知道他有那麼多人，並且從各處失蹤的人推測起來，已很明顯，這天妃宮更有祕密的匪窟，我們不能把他這一切罪惡事找出證據來，對我們很不利，卜老師你想是不是？」

神拳屠毓璋，此時倒背着手，來回的轉着，他遂向這個袁雙貴道：「老弟你所說的話很有道理，這件事我們是已經安心入手對付他，就沒有怕事的人，可是這班人，實不是容易對付的，我們想入兗州府曲阜縣一帶，頭一樣行蹤全得隱秘，一個人也不要露出蹤跡來，下手搜索他，天妃宮秘密組織的情形，這件事可也很夠難的了，他防範的很嚴厲，聽陸蛟所說的情形，天妃宮附近，寸步難行，但是只要我們的人應付得法，一樣的也能找出隙縫來，乘虛而入，但是只可惜我太冲弟身陷魔黨之手，他現在是生死不明，就是活着，也沒有力量，最難的是我們就不能想出法子來，能夠擱上臥底的人，只要抓到他一點違法害人的證據，到那時，我們就敢硬動手，可是這個事，太不容易了。」

閃電手曾霄道：「我們可以假扮一個濟南府的富戶，或者不說是此地人，作爲一個大財主，我們設法找幾位朋友，多預備些資財，錢總得多，勢派作得大，就是作出許多極大的心願，要在天妃宮作七天的道場，更給他極大的佈施，天妃宮他是不容許外人在那住，可是我們做這種善事，他也不能干涉，他還得好好的接待，喬裝改扮的人，全在近山一帶住下來，在作道場的時候，我們抽什麼機會，全能查他天妃宮的情形了，因爲平常你去進香，不容你隨便在那裏逗留，這樣可以叫他散佈在天妃宮附近一帶的羽黨們，沒有用武之地，這麼辦成不成？」

## 十 忍痛毆女

神拳屠毓璋，和焦天龍，卜兆神等商量了一下，認爲這件事雖則很費手腳，恐怕終歸落個勞而無功，他們防範的那麼嚴，就是真個的答應了建水陸道場，可是他們監視越發嚴了，我們一有舉動立被發覺。閃電手曾霄憤然說道：「這個方法不成，我們只有破死一拚，一個個從紅柳村出發，喬裝改扮，離開此地，暗入兗州府曲阜縣，咱們只好放手鬪一鬪他這種力量，只要我們暗中對他有舉動，他必要對付，他對付我們，就是他佛門善地的破綻，我們故意的擠出事來，並且我們這班人，對於這些人全沒會過，我去到長勝鏢局，把那個趙子手請出來，求他幫忙，武林中只要有血性的人，事情雖則危險，也不會怕的，他只要認出有西南一帶的綠林道，我們那時自己看自己的力量，能夠動手，立時一拚，力量實在不夠時，只有以我們所有人的身家性命担保，請求兗州府派兵協助，查抄天妃宮，只要官家肯動手，一切事情不會不揭穿，事情只有這樣辦了。」神拳屠毓璋，雖則認爲曾霄這種辦法太冒險，但是大家全想不出別的主意來。

那個袁雙貴他在一旁說道：「我總爲這個事情不大妥，恐怕我們這班人全要弄個白送命，只可惜現在找不到一個有本領，有胆量，不怕死，有見識的女流，這種人那裏去找，天妃宮是個女道姑的道院，總得想法子，有女人才容易侵入，那一來，我們這班人能免去許多危險，更能夠很容易得到裏面一切秘密，不過這種人大約也是我年輕，還不容易找出來，可也怪了，天妃宮這一班女道士，他們全是得天獨厚，造就出這麼班出奇的人物，來擺制山東六府的黎民百姓，大約是有這種人物，也只能去作惡，本領胆量全施展出來，作好事就沒有肯出頭了。」神拳屠毓璋瞪了袁雙貴一眼道：「老弟，你這個話說的可容易得罪人。」那袁

雙貴哦了一聲道：「屠老師，我真是太放肆些了。」這句話沒落聲，風門子一開，從外面走進一人，手指着袁雙貴道：「袁師兄，你這是指桑罵槐，我跟你有什麼過意不去的事，你這麼挖苦我，從什麼地方你看出姓曾的姑娘就不如別人，遇上好事不肯作，你今夜不給我說出個理由來，你可別怨我翻臉不認得人。」

那個卜兆祥却在一旁說道：「雙貴，你真是該打，你就忘了曾師傅這裏有這個師妹，是巾幗鬚眉，女中魁首，你若是不趕緊的給師妹陪禮認錯，你是要找苦子吃了。」陸蛟一看進來的是一個年輕的姑娘，身量很高，長得面貌很俏秀，不過皮膚黑些，穿着一身毛藍色的短衫褲，顯得那麼乾乾淨淨，滿臉怒容，瞪着眼看着那個袁雙貴。

這時那個袁雙貴趕忙站起，他不住作揖道：「師妹，恕我說走了嘴，我惹不起你，我給你陪禮還不成麼？」閃電手曾霄也在說着道：「淑梅，不許這樣，這是商量事，雙貴是無心的話，他不是說你，長輩在這裏，還有你不認識的人，不叫人笑話麼？」這個姑娘才把怒容稍斂，含曠瞪了袁雙貴一眼道：「便宜了你，只要你再敢這麼藐視我，我跟你非有個起落不成。」袁雙貴一笑道：「我反正不惹你，可是師妹說正經的，你盟伯王太冲身陷惡黨之手，生死不明，你也能夠幫個忙麼？這裏可就短你這麼個人物。」他說這話，這姑娘連看他也不看，轉臉來向陸蛟看了一眼，閃電手曾霄忙指着陸蛟道：「這是你盟伯的表姪，也是他徒弟，名叫陸蛟。」更向陸蛟道：「這是小女淑梅。」

陸蛟知道盟叔有這麼個姑娘，但是曾霄家中的細情，知道的不清楚，陸蛟趕忙的規規矩矩的行着禮道：「師姐，我聽我表叔說過，師姐得家傳的武學，很好的一身功夫了，往後還



得向師姐請教。」曾淑梅也羞赧還禮道：「陸師弟，別這麼請教指教的，你別跟我那個師兄學，他功夫沒學好，學了一片油嘴滑舌，有了機會就會挖苦人，我死看不上他。」這個陸蛟心想，這個姑娘好聚聚，初次見面他就這麼講話，真是名武師之女，究竟和平常人家的姑娘不同了，陸蛟倒不好答話了，只紅漲着臉，說了聲：「師姐請坐。」

這時這個曾淑梅轉過身去，却向神拳屠毓璋卜兆祥等，全招呼了聲，他跟着向閃電手曾霄道：「爹爹，你們商量事的情形，我全聽見了。」他說話間却走向袁雙貴面前，這個袁雙貴吓得趕緊站起來，他口中忙招呼着：「師妹，你有什麼事吩咐，請你站遠些，我聽的見。」這個曾淑梅嘆一笑道：「你不用害怕，當着這麼多人，我焉能和你動手，現在也沒有那種工夫，師兄咱們這麼規定一下，你不是看不起我麼，我也不管我本領如何，我要作個樣兒給你看了，叫你瞧瞧武林中也有這麼個姑娘和這一班江湖中出類拔萃的女賊鬪一鬪，尼山天妃宮我一定去了。」

原來這個袁雙貴是老武師卜兆祥的徒弟，卜兆祥也是內家的功夫，可是他以重手法見長，這個袁雙貴跟他練了些年，不大對路，他的天賦體力不夠，可是身形輕快，所以卜兆祥以老朋友的面子，又叫他作了閃電手曾霄的寄名徒弟，曾霄的手法快，和這袁雙貴這種體格正對路，袁雙貴這種半路入門，曾霄本不肯收他。無奈老朋友的面子太重，可是這個袁雙貴很聰明，嘴上又能說，日子一長，曾霄倒也傳授他一些手法，這種名師指點，袁雙貴身上的功夫很有進步，不過他的嘴尖舌巧，這是改不掉的毛病，曾武師僅有的這麼個姑娘曾淑梅，他克成學家，把父親的功夫全能得到訣要，不過性情有些驕傲，爭強好勝，這個袁雙貴，人是

很正派，可是他本領沒有曾淑梅好，他的嘴可比曾淑梅厲害，只要到紅柳村練功夫時，十回有八回把曾淑梅惹翻了，他吃了不少苦子，可是還是不怕，曾淑梅越是愛生氣，他變着法子叫他生氣，惹急了，他是一跑，老武師曾霄自己所教出幾個徒弟，全是在江湖上去謀生，不在身邊，這個袁雙貴，雖是性好談諧，自己在默查之下，他的人性很好，是個有口無心的人，所以曾霄決不去管他們，今夜這個袁雙貴他就猜定了這個師妹他不會躲到後面不管這件事，他想到這件事非用他不可，所以故意的說這些挖苦話，把他激出來，果然把這位淑梅姑娘氣得突然出現，若不是當着這麼些人，早和他動了手。

此時往自己面前一湊，袁雙貴還是真怕，因為吃了苦子就不輕，還是乾吃嘔叭虧，不過今夜事情太重，自己不能跑了，吓得趕忙阻止這個師妹，不叫他往前湊，老武師卜兆祥只是微笑。

這時曾淑梅道：「袁雙貴，你可是我的師兄，尼山天妃宮是虎穴龍潭，我往裏跳，到時候我要看看你這個男子漢大丈夫的，你若害怕死貪生，你可不如我們女人了。」袁雙貴道：「咱們別鬪口，到了陣上看，我不會走在你後邊就是了。」這時卜兆祥却把面色一沉，向袁雙貴道：「雙貴，你們師兄妹平時好玩笑，不算回事，這種事情，雙貴你可不准這麼胡鬧了，你幹什麼用激將法，故意的激得淑梅動了火性，尼山天妃宮是班什麼人物，一羣下賤無行的江湖敗類，你師妹如何去得，你曾老師現在只剩了這麼一個愛女，爲他選擇人家費了多大心，到現在還高不成低不就，你這麼不知輕重的胡鬧，他倘若不知輕重真個的非去不可，出了意外，你對得起誰？曾老師好心好意成全你，你這是報恩，你還是報仇，你太胡鬧了。」

這個卜兆祥老師傅是眞急了，他因爲耳中所聽到的人十分厲害，並且他們作的事，尤其是萬惡，這麼一個乾乾淨淨的姑娘，怎能叫他到那種地方去，所以也不管不顧的對袁雙貴當面叱責，袁雙貴被師父說得低下頭，不敢言語。

會淑梅却忙的轉向卜兆祥面前說道：「卜老師，你先別生氣，我懂的袁師兄是故意的激我，我不是小孩子了，我不會隨便的就上別人的當，卜老師，我有我的打算。」說到這句姑娘的面色一變，竟是流下淚來，趕緊用衣袖把眼淚擦了擦，向卜兆祥道：「卜老師，我們這個家怎麼毀的，我媽怎麼死的，你不知道麼，我痛恨這一類的東西，頂神燒香，坑人害人，若不是這羣東西，我媽何致於死，家何致於敗到這樣？我一個作晚輩的，不敢說長輩的不好，我媽在這紅柳村誰不說是一個賢慧的女人，克勤克儉，我爹爹只爲終年不在家，家裏的事情全仗着祖父祖母那時照料，那年爹爹把我也帶出去，我也明白他老人家的用意，是想着爲我作終身的打算，事情未能如願，倒是一件小事，可是在外耽擱的時日過久，我祖母過分的迷信神佛，更接近了一班指佛吃飯賴佛穿衣的巫婆，頂神的，我媽一場病，祖父祖母不好好的在本城請名醫來診治，竟是找了些頂神看香的，這個萬惡的東西，可是被他跑掉，不然我非宰了他不可，我媽一病三個月的工夫，可憐糊塗的祖父祖母把田地賣了好幾十畝，全被那個老妖精騙去，我媽生出的被他們就誤死，可憐我們爺兩個連個活面全沒能和他見，趕到我們回家之後，這個家就算毀了，祖父也知道事情作錯，自己又痛惜辛辛苦苦得來的一點田產，全被人騙去，一個賢德的兒媳，竟這麼冤冤枉枉的送了命，他老人家一頭病倒，又是半年，短短二年的工夫，祖父母相繼去世，一家五口，反死了三個，爹爹雖則自己悔恨，又該如

何，那個假借神佛騙財的萬惡東西，忽然逃走，這件事，叫我們爺兩個那時想起來那時痛心，我媽死在這種巫婆之手，現在盟伯王太冲又落在這一類萬惡的東西手內，兗州府好幾縣的黎民百姓，也全受了大害，我早已拿定主意，我破出這條命不要，我願意設法投入虎狼羣中，偵查他們一切奸謀詭計，我不把這羣東西一手撥滅了，決不甘心，雖則事情危險，這羣人物萬惡，可是我曾淑梅決不怕，卜老師，你無須責備我袁師兄，我也決不是被他幾句話所能騙動，這是出於我情願，我雖是個姑娘，但是我說得到就要作得到，無論到了什麼地步，決無反悔。」

這時閃電手曾霄，突然把面色一沉，向女兒曾淑梅喝道：「大胆的丫頭，你真是越大越混了，當着一班長輩面前，還有你初次見面的陸師弟，你就這麼滿口胡言亂語，你死去的祖父祖母也隨便的抱怨起來，真是個忤逆不孝的東西，一個姑娘人家，不過練過幾年拳腳，就這麼自命不凡，你知道這尼山天妃宮所出現的全是什麼人物，你也能動人家一指，那樊洪若果然已到了尼山，漫說你這麼一個莊鄉的丫頭，連我們也不敢妄自動他，並且果然是川廣一帶的綠林們到了這裏，這羣東西是出了名的凶淫萬惡，你只要去了，豈只於送死，我們至死也見不得祖宗了，出去，這裏沒有你講的話。」閃電手曾霄這一鬧，弄得大家全是十分驚慌，他父女相依爲命，突然爲這件事反目，連神拳屠毓璋，也是變顏變色。

曾淑梅是一個極好強的姑娘，並且對於爹爹是自己唯一的親人，自己雖則已經二十二歲，決不怯着我個人的歸宿，所以平時對於爹爹十分恭順，什麼事也不肯讓他着急，今天當着這麼多人，竟給自己一個沒臉，曾淑梅轟的一下，臉上像起了一層紅雲，羞的無地自容，並

且爹爹話也太刻薄，姑娘也不禁犯了驕傲的性子。遂哼了一聲道：「爹爹，你這叫什麼話，你也這麼看不起我，這件事我非要管不可，我就不信一班萬惡的匪徒們這麼厲害，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就是他怎樣萬惡，我們又不是真個入了夥，不過是利用時機偵查他的罪狀，爹爹你是怕他們這羣匪徒太扎手，你不敢管可以不管，女兒既說出口來，我一定要見識見識這羣人物。」

閃電手曾霄叭的把桌案一拍，茶碗也震翻了，厲聲喝叱道：「你這丫頭敢這麼不聽我的話，趁早給我滾出去，你連爹爹全看不起了，你眼中還有人麼，給我滾。」曾淑梅氣得哭起來道：「爹爹你是瘋了，女兒作了什麼錯事，你這麼罵我，我偏去，我要去。」那個曾霄霄然跳起，指着曾淑梅喝叱道：「好丫頭，你去，我敲折了你的腿，我這個爹爹還管的了你。」他說着話就往前撲。

這個神拳屠毓璋，立刻說道：「盟弟，你這是怎麼胡鬧，他已經這麼大的姑娘，你不應該這麼對付他。」這時老武師卜兆祥忙的站起，往外推着曾淑梅道：「姑娘，你先到後邊去，爲別人事，爺兩個爲什麼生這種氣呢，你是作女兒的，聽我的話，快到後面去。」這個曾淑梅，也因為太以難堪，雖然往外走着，他也是不服氣，哭着頓着道：「敲折了腿，沒作敲折了腿的事，把我宰了，我也是非去不可。」哭着已經走出屋去。

可是這個閃電手曾霄，好像中了邪似的，他口中喊着：「反了反了！」他用力把神拳屠毓璋一推，屠毓璋險些被他推倒，也有些動了怒，喝叱道：「盟弟，你是要瘋？」這個閃電手曾霄，他竟閉着眼說道：「好朋友少管我家務事，我曾老四不能養出這麼不孝的女兒來，

他敢跟我還口，我非管管他不可。」此時焦天龍陸蛟全向前相勸，陸蛟這份難受，簡直是說不出的苦，爲了表叔王太冲的事，惹得人家父女反目，自己真有些置身無地了，可是這個會審竟把焦天龍，陸蛟也向旁一推，他竟是跑出屋去，騰騰騰一陣脚步響，他是緊往後跑，急得神拳屠毓璋蹀着脚道：「這是怎麼說的，非擠出事來不可，他們爺兩個動了手，就得出人命，不能不管。」

神拳屠毓璋，卜兆祥，袁雙貴，他們和閃電手曾霄全是通家之好，袁雙貴更是寄名的徒弟，內宅他們是一樣去，這三人隨後追出來，轉過旁邊一道小門，進了二道院，這裏也正是閃電手曾霄父女住的地方，一到院中，神拳屠毓璋就聽得淑梅姑娘號淘大哭，他竟喊叫道：「很好，我想不到爹爹你變了心，這麼對待我，你打，我叫你打夠了，我還自己會下手呢。」神拳屠毓璋耳中更聽得叭啦叭啦的，這個無情無理的盟弟，他竟動手打起姑娘來，一個怒勁，一縱身，已經飛縱到上房門口，噍喳一下，竟把風門甩落，聽得他父女是在東間，闖進屋來，只見姑娘背着身子坐在炕邊，這個閃電手曾霄，竟拿着一個鷄毛撻子，用藤條向姑娘身上暴打，神拳屠毓璋在憤怒之下，撲的一把，把曾霄的腕子抓住，恨聲說道：「你可急死我了。」

此時這個姑娘，他突然一轉身，向曾霄道：「爹爹，你打夠了，你是因爲有這麼個苦命丫頭，累煞着你，你不能够辦你趁心如意的，我叫爹爹你頭清眼亮吧！」他突然往對着窗戶的牆上一撲，一伸手，把一口七星刀，從刀鞘中撤出來，這個神拳屠毓璋，那能容他橫刀自刎，一伸手，已把姑娘的右臂抓住，囑叱道：「姑娘，你這麼死，不太寬點麼？」此時卜

兆祥，袁雙貴也全到了屋中。

這個閃電手曾霄，突然把手中的鷄毛撚子一擲，哭聲說道：「好孩子，爹爹可太難爲你了，好孩子，你原諒爹爹狠心辣手。」這一來，神拳屠毓璋等全認爲曾霄真瘋了，可是曾霄此時情實是真痛心，可是閃電手曾霄，曾淑梅，這爺兩個全怔了，全愕然的口中說出個「你」字，這位老武師曾霄，以苦肉計喬裝香客，使愛女淑梅，入虎口臥底偵查，與妖黨惡巫婆作殊死之鬥。

(四集完)

